

研念錄



Hui Shing Chiao

紀

宋 蔣
若 光
瑜 慈
通 信
集



碑



3 0614 5805 9

若 瑜 還 容



27. 5. 1903—6. 11. 1926

156.18
694
2

序

若瑜死了已經一週年了。今天是她死後週年的忌日，我有什麼話好說呢？我只有表示不出來的無涯際的悲哀，深沉的苦痛！除了悲哀與苦痛而外，我還能說些什麼話呢？有什麼話可以表示出我的心境來……

今天我應在煙霧迷濛中的牀嶺上面，伏着那淒涼的，被風雨所飄零的孤墳痛哭，一方面吐盡生者的悲哀，一方面慰藉死者的幽魂。但是因為時局的影響，我只能立在黃埔灘上，向着那遙遠的，不呈現面目的廬山洒淚。『魂兮歸來，我的愛人！魂兮歸來，我的若瑜……』唉！對於我只有這淒慘的泣號，除此淒慘的泣號而外，我沒有其他的東西可以為對於死者的奠祭。

在這若瑜死後的一週年中，我總想將我與她的歷史寫出一部書來，做為

永久的紀念。但每一提起筆來，我的心就顫動了，我的頭就昏眩了，茫然不知從何說起，悵然不知如何表示，直到如今連一個字兒都沒寫出來。這大約是因為我的文學天才不能充分地表現出我的如海一般深的悲哀來。喂！我還配稱一個文學家嗎？若瑜呵！我對不起你！我對不起你呵……

也許我終久是要把這一本書寫成功的。現在且讓我把我倆的通信整理一下，一切都仍其舊，一字不易地印出書來，做爲一個小小的紀念碑。我倆所通的信當然比現在所印行的數量要多些，但是因爲有很多的信都被散遺了，無從收集，只得僅限於此了。慣於流浪的我，行踪不定，今天也不知明天要到何處去，因之這些尙存留的信札，再將被我遺失了，也是意中事。但是這些信札是我此生中的最貴重的紀念物，我應當將牠好好地存留起來，不但要藉之以紀念死者，並藉之以爲生者的安慰。若瑜雖然是死了，但是她所遺留給

我的愛跡是永遠存在的。我把這本書印行了，也許讀者要罵我爲多事，但是我卻以爲這是我應當做的事。

我現在說不盡若瑜所有的好處，她的貴重的性格，她所給與我的真誠的愛……當她生的時候，我還不覺得她對於我是這般的貴重，但是現在……唉！我的天哪！你竟永遠地將我的貴重的若瑜奪去了！我詛咒你，我永遠地詛咒你！

倘若若瑜還健在的時候，那她將要如何地督促我，鼓勵我，安慰我呢！她生前很堅決地希望我成功一個偉大的平民文學家，因之，她除了安慰我而外，還能督促我，鼓勵我。但是現在呢？她死了……我還是這般地無成就！我慚愧我辜負了她的希望！

我曾幻想與若瑜永遠地同居，永遠地共同生活，永遠地享受愛情的幸福。

願
い
の
こ
と

但是在這一生中，我統共只與她同居了一個月，短促的一個月！唉！這是她的不幸呢還是我的不幸呢？我陷入無底的恨海裏，我將永遠填不平這個無底的恨海。

在此填不平的恨海中，讓這一本書信的集子做爲永遠不滅的紀念碑罷……



蔣光慈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六日於上海

上



俠生我的愛友：

一

你的一月十一號的信，我今天收到了。我自信陽一共寄你五封信，你爲什麼只收到兩封呢？末次的兩封信皆用紅水寫的。一封是在信陽車站寫的。怪事，我由信陽寄的家信也失了一封，我想這一定是郵局遺失了，或是學校夫役沒發，不然，是不能失去的。

我因爲好久沒接你的回信，我以爲你已離開了上海，所以也沒把像片寄你，因爲沒寄，一天我沒在家，竟被一個同學拿去了。她留一字云，「玉妹！你贈你愛友俠生的小照，我現在拿去了，請你再洗一張給他罷！」我現在已經又去洗了，三兩天內就可以寄你，請勿念。



俠生！我知道你的精神生活是很枯寂的，你每次的來信，我念了幾次，不禁爲你表現無限的同情！我友！你的精神生活枯寂，我的精神生活又何嘗有樂趣……幸而我還能自慰，不然，我早就流于悲觀自殺！我友！我很希望我友能自己安慰自己，對於任何事物皆放冷靜些！

我友！你說世界上沒有愛你的人，這話我個人是不相信的，因爲你是一個可愛的人！

我下學期不想再教書了，因爲教書的生活太麻煩，并且我不願作學校管理，我在二女師本來是教務，下學期他們叫我担任齋務主任，我很不願意任齋務。我在二女師雖是教書，可是和學生一樣的孩子氣，沒事的時候和她們一陣兒跳舞呀，唱歌呀，說呀，笑呀，我沒把她們當作學生，她們也沒把我當作老師，我們大家好像同學一樣，因爲我的性質是生來的小孩子氣。并且我也不願

意以嚴尊的態度與老師的架子對她們，她們也都很能努力的讀書。所以我
很愛她們。

下期若不去二女師教書，一定去南京了；我若去南京，我還想于暑期前後
去杭州一遊。過上海也想玩兩天。

我刻下在家的生活非常寂悶！天天除了和我慈愛的母親談談閒話，就
是一個人悶坐在屋子裏，看點兒書或者彈彈風琴。再悶很了的時候，就找嬌
母家的小妹妹來玩，但是有時候也討厭她們來鬧，很願意一個人坐着。哎！總
之，也是無聊！介石姐回家這麼些天了，可是她還沒來信呢。不知為什麼，我
真懸念不已！

幾年來我的同志友人有許多已經嫁了人，她們現在不惟得不到什麼快
樂，并且得到了許多苦痛！我很可憐她們。吾之至友余培之姐于今年暑期

內與宋屏東君結了婚，她倆起初愛情很好，後來不知爲什麼他對她就不很好了！現在培之姐是很痛苦的。我昨天接了他的一封信，我讀了之後難過異常。哎！我也不知爲她洒了多少同情淚！因爲這個原故，我很希望我能成一個獨身主義實行者，以免去這些無味的苦痛！

我既從事于教育，我很願努力的繼續研究教育，以造成一個平民教育者。可是我現在覺着我是一個毫沒學識的人！想自己的志願成功，必須抱着杜門謝客，埋首讀書的態度。最可恨者即是我的身體大不如以前的康健。自從我到南京讀書到現在身體總是多病，所以我有時對於我自己的前途很抱悲觀！我友時常說人生以身體之康健爲最重要；信哉斯言！我知道我友是很能自愛的人，不過我還希望我友此後少吃些有刺激性的東西，亦衛生之助也！我友以爲然否？

餘容再談。敬祝

你的精神愉快。

你友若瑜手書。一九二五年一月廿二號。

二

親愛的俠生：

你說我稱你愛友使你懷疑，我也不和你辯論，因為我知道這不過是你一時的懷喪語。（處在這種冷酷無情的人們當中也不得不令人懷疑！）只是我總希望我們朋友彼此決不可有虛偽的心意和懷疑的態度！懷疑的朋友不是真的朋友。

我很相信你我是真誠的，友誼很深的朋友；因為我相信你，我也相信我自

己是眞誠的，富于感情的，不肯有負于人的！或者我友以爲不然。

世界上惟介石姐是個真正知我愛我的朋友！

* * *

我很希望我友能回家探探雙親，因爲他們許多年不見你了，一定是很想念你的。你回家一次可以安慰雙親，也可以安慰你自己了。我友以爲？

我的信你收着嗎？像片還須三五天才能寄去，因爲這幾天陽光不好。數日來精神煩悶，繚亂至極！再談。敬祝

你的精神愉快。

三

若瑜手書。 一月廿四日。

親愛的俠生吾友：

今天接到了你的二月廿六號的信，知道你已經搬了家，我以前給你的信，你收着了嗎？大約是三封信，請你去學校門房間看看！

我因為種種困難情形，又來信陽教書，大約本學期是不能脫身了。暑假後是一定要去南京的，或能去杭州玩玩。我近來也是很寂苦的！

我聽你說你栽了蘭花，我今天也買了幾盆蘭花種上了，大約三兩天內就可以開放她清香而幽美的花兒！看了她也生了無限的安慰，因為她與江南的蘭花兒是同一的幽香。

數日來，精神不大好，不能多寫字，再談。敬祝

吾友愉快。

你友若瑜上。四號。

四

俠生我的愛友：

你三月六日的信，我收到已經好幾天了，因為我精神不好，沒有復你。這幾天已經痊癒了，望勿為念。

親愛的俠友！我知道你是很希望我能去南京上學，但是我又何嘗不願意去南京上學呢？……我所以又來信陽的第一原因是二女師懸留，第二原因就是為我的上學經費沒有着落！我父親不肯完全担負我的上學經費！我自己又沒多餘錢。我以前上學都是用我母親的錢，可是現在她也沒多少錢了！所以我不得不再積蓄些經費再去上學。

我友！我知道你是很寂苦的，我很希望我自己能多有些工夫來安慰你，我

更希望你自已能自慰自愛，時常去和自然界接觸來安慰自己。

我近來精神還算爽快，時常有些可愛的女郎來和我玩玩，余培之姊雖在附小教書，但是我也時常去和她玩，我們也時常去城外遊玩。

我有時候煩悶起來，總不愛和一切的人說話，總愛一個人沉思，或者看看書，彈彈風琴。

上海有賣很好玩的畫片嗎？若有，請買幾張給我。

吾友你在上海租房住嗎？爲什麼不住在學校裏？現在上課了，不能再寫。祝

你精神愉快。

你友若瑜。 三月十三號。

五

懷生我的愛友：

我十四號給你的信，你收着嗎？我今天接了你三月十號的信，知道你爲我本學期不能上學很着急。我所以不能去南京着實因爲二女師堅留，第二是爲經濟。

我從來不好向朋友道窮！崑源知道我的經濟問題，大約是培之姊和他說的，不然，他怎麼會知道呢？我也不時常和他通信。

我很相信我倆是精神上的知己朋友！精神上的知己終有見面的一日。況且未見過面的朋友更比見過面的朋友有趣而親切些！我友又何必急于見面呢？

現在同學生旅行去呢，下次再寫。
祝
你康健和愉快。

你友若瑜上。
三月十五號。

六

親愛的俠生！

你寄我的畫片，三月十九的信及蘭花，我都收到了！因為種種雜事忙得我好久沒給你信！我這幾天總是覺着心中不安，好像有很關緊要的事沒有辦似的，大約就是因為沒給你信的原故罷。

我接了你這次的信及蘭花，心中異常快活！我自己也不知道為什麼要快活……哈哈一笑！

我的蘭花還沒開呢，真急人……等牠開了，我一定要寄你一朶！

* * *

你說你編講義很麻煩，我真相信。你爲什麼不叫學生自己記筆記呢？

上大有女生否？學生程度如何？一共有幾多學生？

* * *

我這幾天仍然是忙的不得了了之！明天我們要追悼孫中山。我有許多話要和你說，可是今日沒有工夫，過了明天再談罷。

祝你快樂。

你友若瑜上。 卅一日。

七

敬愛的俠生：

又好久沒接你的信了！計算已經十幾天沒來信，你忙嗎？精神不好嗎？不知爲什麼心中總是不安……

你上次來信說，你的教書生活很乏興味，我刻下也與你同病，比你還麻煩些！天天這些雜事我真不耐煩管！職員就是公僕，什麼看護，醫生，夫役，廚子，賬先，教書匠……作個全套！哎！真把我麻煩死了！我已經辭了幾次，奈校長等決意不允。我在家還是小孩子一樣，怎麼會管這些事呢？上學期我只教書，精神到多快活！這學期把我忙的也不顧自修功課。真煩死我。

今天同她們一陣兒去鄉下旅行，她們都小孩子樣的採了人家許多花兒，我叫她們呢，她們也不言語的對着花兒笑，表示她們愛花的活潑姿態，該是可愛。她們偷的花送了我幾枝兒，我現在送你幾朵兒，分點兒賊賊給你，哈哈，一

笑。

我很愛二女師的學生，不然，我非刻下辭職不可。

我很愛自然，尤愛圖畫，惟我沒有藝術天才，亦一恨事！我總愛畫，但是總是畫的不好，我氣了現在也不畫了。我想我終身從事于教育，專研究教育與心理學。我也好文學，然尚未得門徑，望我友時常指教我，勉勵我。

介石姊打算暑假後去上海入美術專門，惟不知該校辦的究竟如何，我友能代打聽否？

現在夜已深了，她們都沉沉的睡去，起了風，又下了細雨，身上覺着有點兒冷，睡覺去，容日再寫。敬祝

我友精神愉快。

你友若瑜上。 四月一號夜十二時。

我的蘭花還沒開，真恨人！

八

親愛的俠生：

你寄來的兩本書我都收到了，信也看了。我現在急于看你的新夢，若出版了，望先寄我一本。

二女師不久要開一個遊藝會，所以我現在非常的忙。我想叫她們排演咖啡店之一夜，此一劇好極，不知她們能演得好否。她們都很活潑天真，或可演得好。附小六年級昨天排演廣寒宮，演的尙好，惟跳舞不能活潑，表情尙佳。

昨天悶了，早上就與培之姐去野外散步，我倆坐在小河邊的沙灘上默想

……她睡覺了，我自己望一望遠山上的青光，村中的炊煙和水上的波紋，煞是優美；風聲，水聲，小鳥聲；——一種自然的音樂真是好聽啊！不由的使我念及我友的機械的枯寂的生活又很難過。我友！我將何以慰你呢？生活太機械了，身體有傷，我很希望我友也時常約一二友人談談或玩玩。我天天無論如何的忙，總要抽些工夫去玩玩或是與她們說說笑笑。

我很好野外遊玩，可惜我沒文學手腕，不能描寫她的真美，若我友在，一定要作好詩來描寫她的美呢。忙的很，再會。
祝友康健。

九

你友若瑜上。
四月七號。

親愛的俠生：

我接了你這次的信，（四月二號和三號的信）心中非常難過。你如此的寂苦，我將何以慰你？我愛的友！我用最誠懇的態度勸你要自愛，努力的自慰；不要多思多愁！要知道人生是尋快樂的，不是爲着痛苦而生存的。你說我說的語可以安慰你，那麼我一定要多抽工夫來安慰你呢……

我這幾天很忙，因爲不久二女師要開遊藝會，許多事都是我須作的。我給你信你都收到了沒有？

小錢袋兒是我親手作的，現在送給你玩玩，或可少使你得些安慰！忙的很，再會。敬祝

你精神快活。

你愛友若瑜上。 四月十一號。

10

親愛的俠生：

你的快信我今天收到了。啊！我竟爲了牠悶了這麼些天……

我于寄你袋兒的一封信之後，還有兩封信給你，你大約沒有收着，我請你快點把信要回來爲要。你從上海寄給我的信及相片兒，我都收到了，請勿念。

* * *

俠生！親愛的俠生！我現在對於你已經發生了很熱烈的不能抑止的愛力！感情已經戰勝了意志！我友！你知道我嗎……

你勸我去北京讀書，我是很願意去的，不過刻下我恐怕不能脫身，因爲二女師只有我一個女職員，我是執行教務及齋務等等，若我一離校，恐難維持。

去。我于暑期一定要來北京一次的，北京若沒相當學校給我讀書，我再跑回東大

你勿念。我因為病了兩天，弄的精神不大好起來，但是今天已經好的差不多了，請

頭疼，餘容再寫。祝

友愉快。

你友若瑜。
四月廿八日。

一一

親愛的俠生！

我今天接到你自張家口寄來的第二次信，知道你仍未回京。我以前寄給你四封信，北京阮君處大約不致遺失罷。

我因為脫不了身，所以也沒能回開封，也不知道我母親的病況何如！

近來我的精神很不好，不知為什麼天天沉悶的不得了……惟有接到你的來信的時候，才能得到一些兒安慰和愉快。

俠生！你說我的小照隨你到處跑，但是我的心靈又何曾不是隨你到處跑嗎？呢！……我自己也不知道我的心靈為什麼要隨你到處跑！俠生！你能知道

心中煩悶，不願多和你談，使你得到不安。
請你到京就給我來個信。

餘容再寫。敬祝
你的生活安全。

夜深了，夜

一切的聲音靜了，

宇宙的一切都沉默了。

澄碧的天空；

皎瑩的月光。

只有微風吹動樹葉兒響。

我靜靜地坐在樹蔭的深處默想……

你友若瑜。

五月十四夜。

寂靜呵，

清幽呵，

月兒走近了，

她笑了，

她蜜蜜的笑了。

她從樹葉的空隙中漏進來一朵朵皎潔的倩光——
映在我似愁非愁的面孔上。

使我不得不對她呆望，幻想：

倘若我能生出兩翅，

我一定要飛到月宮上，

望一望我那唯一的神交知己，

在塞北是什麼樣情況！

瑜寫于五月九日夜。

一一一

親愛的俠生：

你已經回北京了嗎？我心很爲你安慰！你爲什麼一禮拜以後又要去

張家口？我以為你還是多休息幾天好，你以為？

我因爲沒脫開身，所以也沒回開封，但是我母親的病已經好了些兒，請勿念。因爲我說要去北京讀書，大受我父親的反對，他說我太小孩子氣了，爲什麼在南京讀書好好的又要跑到北京去。但無論如何我暑假一定要去北京

玩玩，因為我早想去北京旅行，況且又有我親愛的你在北京，我如何能忍着不去北京呢！去決定去北京！

俠生！阮君是你很好的朋友嗎？他作什麼事情？

* * *

俠生！親愛的俠生！你認清楚了嗎？你相信我嗎？你真誠戀的愛我嗎？

俠生！我感激你呵……我的俠生！我為什麼抑止不住我要愛你呢？我自己也

答不出來。我總希望我能誠戀的熱烈的永遠的愛你一個人……我的俠

生，你能永遠的愛我嗎……

我相信我的愛情是不容易發生的，既發生更不容易減少的——這或者

是我痛苦的根源吧？

我的俠生！我現在才相信意志是戰不勝感情的啊……

* * *

我現在在這裏的生活是很忙的，天天是沒有一點兒工夫看書的，所以我心中很急躁。我每次給你寫信總是到夜裏，白天是沒有一點工夫。

近來不知爲什麼我總煩悶的不得了！那幾天因爲煩悶精神弄的不好起來，這幾天仍然是沉悶的很！除了接到你的信的時候才可以得到一些兒安慰……

二女師有位國文教員周仿溪君，他對於詩學很有興趣，他在報上時常看見你的作品，他很佩服你，所以他很願意和你研究文學，他託我從中介紹，你願和他通信嗎？他是本學期才來教書，我也不很認識他。

* * *

俠生！我去年第一次寄給你的一張合影——我和楊許二女士的合影——請

你寄還我，楊女士因爲婚姻，去年已經死了！
哎！可憐的她呀！

餘再談。敬祝

你康健。

你的愛友若瑜。
五月十八日。

一三

親愛的俠生！

你的第二封快信，我今天收到了。

我的俠生！你如此的愛我——誠懇的愛我，真令我感激不盡！親愛的俠

生！我以後決定好好的愛自己——好好的愛護你的靈魂……

我現在也沒有什麼大病，還是以前在南京讀書的時候，受了一點兒勞，所

以弄的肺部有點小毛病。到現在還是不能多用心多思慮，若心中一煩悶就要生病，可是過幾天自己也會好了的。我這幾天可以說是完全好了，請你放心罷。

俠生！你以為我是個很能幹的成人嗎？哈哈！你錯了，我是一個很天真很不知道什麼的小孩子！她們都笑我是一個小孩子式的學監，整天和她們唱呀跳呀笑呀！上禮拜她們惹我氣了，我立刻要收拾行李回家。她們拚命的挽留，所以我也沒走成！我的母親和介石姊時常說我這樣孩子氣怎麼能教書呢！我親愛的俠生！你也笑我嗎？

我的母親是最愛我的一個人！俠生！你現在也成了世界上最愛我的一個人了！哈哈！我是何等的幸福，何等的快活！我的俠生！你能終身的愛護我嗎？啊！你和母親都是宇宙間最愛護我的人嗎……

我母親的病已經好了，請你不要念她。

俠生！我親愛的俠生！我刻下不能到北京去，使你失望，我很對不起你！但也是不得已，請你原諒我。我想我暑假一定可以去北京一次。俠生！請你想想：我們第一次會面的時候的快樂是個什麼樣……哈哈！恐怕你也說不出來那種快樂的情形呢……

我以爲精神之愛是真正的高尙的很有趣的愛。我的俠生！你以爲？俠生！我是不會作詩的，沒有作過詩的。那不過是一時高興隨便的將我的心境寫了一段。不能算是什麼詩，只能說是亂寫，請你不要客氣的給我改正。

我最後的兩封信你都收到了嗎？

我想你接到我這封信的時候，恐怕你已經快要到張家口去了，你若去的

時候，請你給我一個信，并請將在張家口的通信處告我。

無情的計時鐘現在已指到下一點多鐘了。不再多寫了。明天再談。

再會，我的使生！祝

你精神好。

你愛的若瑜。
五月十九日夜。

一四

親愛的使生！

我今天接到了你的兩封信，一封是從北京寄的，一封是從張家口寄來的。你從北京寄的兩封快信，我也完全收到了，并且即時都有復信給你，你為什麼都沒見着呢？我想你離京的那一天信一定可以到的，或者奚女士現在已經

把信轉給你了。若沒轉給，請你趕快寫信請她把信轉給你。

我親愛的俠生！我的病已經完全好了，精神雖有點沉悶，可是有時也可以得到許多安慰。我的俠生！請你不要老念着我！你心不安，不快樂，同時我也感覺十二分的不安啊！我最親愛的俠生！我此後決定努力愛自己——使你心安，使你快樂……

俠生！我因為種種關係刻下不能到北京去，使你……我很對不起你，或者我們神交亦不在乎見面的遲早。我想我暑期一定可以去北京玩玩的。

我的俠生！我的靈魂隨着你跑；你的心靈隨着我動。這不是我們愛力的表示嗎？我相信這種愛之勢力是真誠的，不可思議的，神秘的，或者永久不滅的……

俠生！我的母親昨天從開封來信陽了，她是最愛我的，她怕我念她，所以她

特意來看我一次。

我的俠生！明天是我的廿二週歲的紀念日，介石姊給我寄來一些好玩的東西，我現在分送給你兩個小小的書夾兒玩玩。請你不要笑我小孩子氣。

二女師國文教員周仿溪君爲人很忠誠，他很愛慕你，因爲他時常見你的作品在報上。他想和你通信，你願意嗎？

鐘到了，要上課去了，再會，我的俠生！

你愛的瑜妹草。
五月廿六日。

一五

親愛的俠生：

五月廿五日的信收到了。

二女師的學生真是欠教訓，我想不到因為我要辭職，她們把我的母親用快信驅來，又寫信怨你不當勸我去北京。我不知道她們怎麼知道你勸我去北京，這一定是她們私着看了我的信。並且我寫給你的信封子忽地裏丟了一個，這一定是她們偷去一個給你寫信。俠生！請你快點將她們寫給你的那封信寄給我，我好調查究竟是誰寫的。

上禮拜我母親忽然來了，她說她怕我掛念她，她來安慰我呢。後來我才曉得是她們學生用快信驅她來的，我母親怕我生氣不肯告訴我。

本來她們是為愛我不肯叫我走，但是她們不當寫信騙我的母親！她們寫信，說我為想念我的母親有病很利害，所以我母親接着信就急忙的來到信陽——並且病未痊癒很着急的來到信陽。無故的使她老人家着急，我心真是不安！

俠生！你接了她們給你的信，你生氣嗎？若然，我心也是不安啊！你問我她們有理還是你有理？我也以為你比她們有些理，因為她們留我是教書，於我個人學識進行方面不合適，你勸我去北京是求學，是為我的前途計，幸福計，當然是你有理些。

俠生！我下學期決定不在二女師教書了，因為我不善于管理，二女師須教我任管理，我是絕對不願意幹的。管理的事非常麻煩，我怎麼能管得了呢。況且我又急于去上學。在二女師沒有一點工夫自修是最苦的一件事！我的俠生！我暑假決定要去北京看看你，安慰安慰我們六年來相思的苦衷。請你相信我罷。

親愛的俠生！我因為了解你，相信你，所以才能誠懇的熱烈的愛你，不過有時候自己疑問：「俠生究竟能否永遠的愛你……」這也不過是因為愛你

過于熱烈不得已的一種疑問，想你一定可以原諒我的。

俠生！你以為我是一個貪生怕死的貴族式的女子嗎？哈哈！你猜錯了！

你是一個革命者，我也是一個反抗者。我反抗宇宙間一切的不平等不自由的待遇！我咒咀所有的資本家及帝國主義者。這種反抗或者是我的生性，我自幼就愛反抗，因為反抗，所以在開封一女師被開除了，——但是我很願為這種有價值的反抗被開除。

俠生！我雖然知識幼稚，但是我很表同情你作一個革命的文學家。

* * *

我給你的快信收到了嗎？

我現在還是忙的很，再談。祝

你平安。

你愛的瑜妹。
五月廿九日夜。

一六

親愛的俠生：

你暑期不回家瞧瞧嗎？你不想念你的母親嗎？

你說你現在很忙，爲什麼現在還是這樣的忙碌呢？你現在有沒看書或

創作的工夫？忙碌的生活固然很好，然生活太忙了，于身體有些不好。我總

希望你多有些工夫玩玩，或者和他們談談天。

我知道張家口的景物不好，但是或比我的生長地開封好些呢。開封的

景物真是乾燥極了，我自幼沒有見過開封城中有一點自己生出來的青草。

一望總是一望無際。除非到了鄉下才比較好些。我自幼就愛和母親一

陣去鄉下玩玩，因為我自幼極愛自然，我同母親一到了鄉下就快活的不得了。我和其他一些孩子們到野地裏，草地上，樹林間，池塘邊，盡量的玩呀，唱呀，笑呀，跳呀……別的小孩子說我唱的好聽，跳的好看，于是大家就一陣唱呀跳呀起來。我好上樹，好摘花，她們都說我討氣，我母親也罵我頑皮——有時我生氣就哭了，她又來安慰我，我一刻兒又好，還是一樣的好玩——回憶十數年前我的生活是何等的快樂有趣！但是，我刻下還不覺着我已經長大了——已經是教書的先生了。

信陽的風景很好，不亞于江南的景物。我同學生也時常去野外玩，可恨信陽地面不平靜，丘八土匪很多，所以我們也不敢去山上玩。信陽城南四五十里有一鷄公山，風景極佳，每年暑期有許多外國人去那裏逛。我想過幾天同學生一陣上山旅行。

俠生！你生在景物秀美的江南是何等的幸福呵！

昨天夜裏我和培之姊貞婉姊又在皎潔的月下談天呢。我忽然想起我

上月寄的一首小詩，不由的笑了起來。我現在的心境爲什麼還是與上月看

見月兒一樣思念着？我親愛的俠哥！你昨夜也曾到月下與我有同樣的思念

嗎？

上課去，再會呀。祝

你愉快，

你愛的瑜妹。
六月五日早。

一七

親愛的俠生：

你給我的兩封由張家口寄來的信，我好久都收到了。我給你的信，你都沒收着嗎？一封是快信，一封是平信。

不知爲什麼六七天又沒接着你的信了！心中悶煩不已……俠生！我相信世界上惟你可以安慰我，惟我可以安慰你。我的俠生！你相信嗎？

我想今天下午一定可以接到你的信，因爲你是我的知己，你一定知道我這幾天煩悶一定肯來安慰我……

.....

不多寫了。敬祝

你好。

你的瑜妹。
六月四日。

一八

親愛的使生：

我想今天要接着你的信，哈哈果然今天接着你的信了。可見你是我的知音，俠哥，你是我唯一的知己啊！

親愛的俠哥！我讀了你的信得到了無限的安慰，無限的快樂。俠哥親愛的

的哥哥！你不是我唯一的安慰者嗎？俠哥！我想你接了我的信也是一樣的快樂。哥哥！你接了我的信你快樂嗎？

俠哥！我暑假一定要到北京，請你相信我罷。我校大約七月一號以前

放假，我大約于六月廿四五號就要回開封。我和母親一陣回開封，過三兩天就可以到北京。我是一個鄉下的女子，沒多到過大城市，到了北京一定不知

東南西北，我或者同介石姊一陣去。

親愛的俠哥！你說你不能不老念着我，我相信你，是不得不老念着我。俠哥！你念着我，我念着你——我們永遠的念着罷……

我母親教我謝謝你問候她。

我這幾天很忙。祝

你精神好。

你愛的瑜妹。
六月四日下午三時。

一九

不知爲什麼我總想我成一個殺人放火的強盜——鼓一鼓勇氣殺絕了世界上的萬惡滔天的帝國主義者；壯一壯毅力燒盡了地球上所有的資本主

義的人們！啊！倘若世界上沒有他們，那麼，世界就是一個極自由，極快樂的花園！啊！可恨的上帝爲什麼要生他們使可愛的世界成了個可慘可怕的戰場，毀傷了許多可敬可愛的兄弟姊妹們？

啊！此次上海事變，雖然死了許多可愛的同胞，可是同時驚醒了許多醉生夢死的可憐的人們。啊！此次事變是有代價的事變，不要悲傷他們死的可慘！我們要勇進以促革命的實現！

*

*

*

我母親的病一天沉重一天，我心中焦急萬分！我現在的生活就是天天煮藥煮飯，或者坐在母親的面前安慰她老人家。她只有見了我聽了我的談話才可以得到安慰，可是我真不忍看見她那可憐的面孔兒！俠生！我現在的生活很苦了……

親愛的俠生！我唯一的安慰者！請你快點來安慰我呵！倘若沒有你，那麼，我的生活……俠生！我親愛的生俠！我唯一的安慰者呵！

.....

你愛的瑜妹。
六月廿二日。

110

親愛的俠生哥哥：

我給你的信你都收到了嗎？爲什麼許久不給我信？

母親的病仍然沒大見輕，我心中是如何的焦急呵！父親沒有在家，所有家中招待客人，請醫生，煮藥，作飯，都是我和小妹羨玉的事情。哥哥！我們忙的是如何的可憐呵！今天早晨母親好了些兒吃了一點飯，我和小妹歡喜的唱

起來跳起來了！但是今天下午母親的病又重了！小妹妹哭了！哥哥！我是何等的難堪呵！

昨天夜裏的風聲，雨聲，和母親的呻吟聲，真是令我難堪呵！今天的雨落得更緊了，我聽了這種雨聲真是增加了我無限的苦痛！

現在母親睡了，小妹妹去取藥去了；只有我一個人坐在房中，默想。哥哥！倘若你在此地或者可以安慰我的許多愁苦，但是這是夢想呵！

我接了你的快信，知道你在張家口很忙。哥哥！你又在軍官學校任課嗎？你怎麼能忙得過來呢？我希望你在暑期中好好休息，不可作事太多了。

哥哥！我實在不會作詩，更沒有文學天才，但是偏好胡寫。我當無聊的時候更愛胡寫亂作。哥哥！你願意當我的老師教教我嗎？

你愛的瑜妹。
六月廿七日。

二二

親愛的俠生哥哥：

我今天接了你廿五日的信，叫我好生不安呵！你爲了我這樣的焦急，這樣的煩悶，我是如何的不安呵！……哥哥！你如此的愛我，我是如何的感激你呵！哥哥！我親愛的哥哥！我聽你的話，我決定聽你的話，我決定好好的保重我的身體。哥哥！我相信世界上只有你可以安慰我！當我最苦惱的時候，得了你這許多安慰，我真不知道如何來感激你好，如何來表示我對於你的一種情緒……

我母親的病最近兩天已經好了許多，我也不如前幾天苦惱焦急了。請你不要爲我焦急，有傷精神！介石文淑姊還時常來和我玩，昨天我三個冒着

雨去龍亭遊玩。她們想爲我解悶，約我坐小舟去北倉。我說錯了一句話，惹她們笑了我一大場，笑得我多不好意思！她們說去北倉，我說去北京！這有什麼可笑呢，她們竟然笑了半天！你看好笑嗎？容日再談。祝
你精神愉快。

你愛的瑜妹。
六月廿九日。

二二

我親愛的俠生哥哥：

六月卅日的快信今天收到了。

我母親的病已經比前幾天好了許多了，請勿爲念。她老人家此次的病，的確沉重，我前幾天急得要哭煞了！可是她這幾天已漸漸的好了起來，我心

中快樂異常。

「俠生！我母親爲人仁慈可敬，她愛我如掌上的明珠一般，我如何能不愛她呢？她自從到我家來沒有享過什麼幸福，并且受了許多形容不出來的苦痛。

她生了我兄弟姊妹九個人，就不多不少的死去八個，只剩下我一個不成器的女孩子！俠生！你看她可憐不可憐？并且我又成年不在家，終年是南跑北奔，

沒有好好的在家孝順過她老人家！幸而我叔父把他的小女兒給我母親，這個小妹可以安慰她老人家許多寂寞！

「俠生哥哥！我母親也時常問及你的近況，她時常誇獎你有志氣，并且時常問及你的家庭狀況，但是我也不知道清楚。

我的父親是很固執，并且對我也不很好，他處處不把女孩子當作人看待，他不贊成我的個人自由，他不贊成我像男孩子樣的終年南跑北奔。我此次

要去北京，他是一百廿分的反對，不惟他反對，還有許多故友也都不以我去北京入學爲然，她們以爲北京的教育不如南京，并且南京東大若半途退學頗爲可惜！我也以爲她們的話也有些理由。但是無論如何我是已經決意要去北京看看你的！我北上大約在母親病能起牀的時候，大約在中曆五月中一定可以到北京的，去的時候一定要先寫信告知你。

奚女士這樣熱心招待我，我很感謝她，望你代我鳴謝爲盼。我若去北京，一定要去拜訪她呢。

哥哥！你勸我休息一期，可見你愛我之深，但是我的學業已經荒疏到了極點，只有拚命努力還怕不能救濟，那還有休息的工夫？況且我這幾年也沒作什麼累人的事，也沒有休息的必要。

我此次北上大約過一禮拜之後即南下赴寧。昨接東大教務部來信催

我急速南下補考功課，因為去年春因病有許多功課沒考。

我此後擬努力從事於教育學，心理學，社會學，及文學，我對於這些功課是極有興趣的，不管將來成功與否，我現在決意要研究他們以作將來改造社會之張本！哥哥！你願意幫助我研究文學，我是極表歡迎的，我希望你此後就作我的老師！

哥哥！我昨天把你的照片放在我的書桌上，你為什麼老對着我望，對着我笑？你想和我說話嗎？那麼我對你說話你又為什麼不答我……我的哥哥親愛的俠生哥哥！我刻下沒有一秒鐘的時候能把你丟開！我現在的心目中恐怕只有一個唯一無二的你了！除了你什麼都沒有了……這也是我沒法子的事情！我向來好看不起一些戀愛狂的人們！哈哈！我現竟蹈了人家的故轍！過於自信的若瑜先生！好一個高傲自信的宋先生……

我最親愛的俠生哥哥！我愛你久爲許多人們所注意，我似狂的愛你亦爲人們所譏笑！請你看一看二女師一個學生的詩同培之姊的來信。

你愛的瑜妹。
七月四日。

一三三

我最親愛的俠生哥哥：

好奇怪！我七月五日寄你的快信爲什麼到現在還沒收着？這一定是郵局遺失，或者因爲我寫到八十間房廿七號，他找不着，請你去郵局問一問。我問開封郵局說已經寄到了。但是爲什麼你沒收着呢？我七月九日十四日寄你的平信收了沒？念甚。

親愛的俠哥！我接你十一日的信與十三日的快信，真令我不安之至！因

爲你久沒接我的信，使你如此的焦急不安，我怎忍心呢？……我愛的俠哥！我雖然近來心緒不佳，精神不好，但是我怎肯不寫信給你呢？我明知你接不着我信心中是如何的煩悶，我怎能不寫信給你？

哥哥！你說我或者對你發生誤會，這是絕對沒有的事情！請你放心！哥哥！你是我唯一的愛人！你是我唯一的神交知己！世界上只有你可以安慰我，我怎能一刻兒忘却你？我怎能不刻刻把你放在我的心裏……

我此刻因爲種種原因，行動不得自由，這是使我最煩悶的一件事情！哥哥！我的煩悶和苦痛真是一言難盡，我不願告訴你使你不安啊！

我母親的病已經好了，惟身體很弱，我近來身體也好，請勿念。

我大約七月廿日或廿一兩日內動身去北京，臨時當有快信告你，勿念。

容再談。
祝

你精神愉快。

你愛的瑜妹。

七月十六日。

二四

旅館握別，悵然若失……

數日來迷糊若夢，不知所以！吾兄已平安抵

張否？

精神佳否？頗念念不置……

妹現生活無聊，精神不佳，惟今晨少癒！

念兄心切，匆草數行，借以慰問，望

兄速復。敬祝

康健。

愛妹若瑜書于北京。

七月廿八日。

二五

親愛的使生哥哥：

我母親今天已經平安的到了北京，她很想像見你，和你談一談，不知你于這個禮拜天能否想法子請假來北京一次。

母親對於我們的事沒反對，並且說我父親也沒表示大反對，啊！這真是我們的幸事！不過他們所最疑惑的是你的家庭情形，他們聽說你已經訂過婚的，我說你已經與之完全脫離關係，但他們不大相信。俠哥！你若見了母親，你可以爲伊解說明白。

親愛的俠哥！你的快信及卅號平信皆收到了。哥哥！你能如此的親愛我，我真感激你的很！哥哥！我愛你的程度你或者十分明白。哥哥！我最親愛

的使生哥哥！我很自信的對你說一句我此生永遠的愛你，永遠的熱烈的誠懇的愛你一個人。我的愛！我相信我嗎？

哥哥！我自己也莫明其妙，我為什麼一定要這般的愛你；我老實說，我向來好討厭男子的，因為我知道男子的爲人多半是靠不住的，不比女子多半是真誠的對人！但是，我對於你却始終是相信你不是普通一般的男子，我切實的了解你，所以才能這般的愛你！既然愛上了你，又怎麼能輕易減少了對於你的愛情？哥哥！你說『海可枯，石可爛，而我對於你的愛情永不消滅！』我說：『海可枯，石可爛，而我對於你的愛情永不減少……』

我最愛的使哥！我以爲我們精神上的愛確比結婚後的愛高尚而有趣的多。人一結婚同時就發生了許多損失！由我的經驗觀察許多人們未結婚以前之愛情非常真懇而熱烈，並且各人上進之精神，勸勉之能力非常大。經

結婚後，最大的損失即各人學業的進行大爲阻碍……

哥哥！我以前的意思，須過兩年以後決不和你結婚，必須我于東大畢業後，使我之學業告一結束再和你結婚。但是，你的意思要於最近時期內結婚，我爲愛你過甚，又不肯絕對反對你的請求，然亦須于今年秋或明年春始能舉行結婚儀式。我的理由是一，兩方面皆少有預備組織新家庭之用具；二，我們刻下的生活皆甚忙碌，你在義軍校沒有工夫，而我最近生活亦甚忙，所以須于秋天始可；三，現在天氣炎熱如焚，俟秋或春天結婚，同時可作一平生最愉快最有趣之新婚旅行；四，結婚後即時就可以在北京住了，不必再到張家口去。哥哥！你以爲我說的對嗎？

母親也不願意于暑期內結婚。她極反對我們匆忙的就結了婚。

哥哥！我以爲人之婚姻爲人生之最重要最尊嚴的一件事情，怎能模模糊糊

糊的過去……

母親在京不能久留，她想三五天即要回汴，我以為我們可以于最近時內作一最簡單之訂婚形式，以宣布我倆之愛情已告一結束，使關心的人們皆可安心了事。

訂婚事完，我和母親或要去張家口一遊。

頭疼，不願再寫了。祝

你愉快。

請你快快來信！

你愛的瑜妹。
七月三十一號。

我親愛的倏生哥哥！

我大約明天上午九時搭車返汴，請你不要再寄信北京了。我到了開封就有信給你，請勿念。

哥哥！我請你好好的珍重你的身體！倘若你愛我，你一定要保重自己的身體，使我于無形中得到一些安慰……哥哥！我親愛的哥哥！一切事不用再提了，只要你我的愛情永遠的堅決，我們什麼都不怕的！哥哥！我心中所有的煩悶，我都不願意和你說的。你只要能好好的珍重身體，就可以減去我的煩悶，使我得到快樂。

我親愛的倏生！你爲愛我使你得到了許多苦惱，我是如何的不安！哥哥！我對不起你！你原諒我嗎？

哥哥！我永遠不能把你丟開！我永遠不能減少我愛你的熱誠！請你再

相信我呵！
祝你愉快。

二七

你愛的瑜妹。

八月四日。

親愛的俠生哥哥：

你的快信及明信片我今天都收到了，請勿念。

我們本打算今天返汴，不料我今天忽然精神不爽快起來，所以今天也沒走成。但是今天下午已經好了，請你不必念我！我們大約還須在京停留兩天，我們走的時候，我一定寄信告你。

哥哥！我實在對不起你，你能如此的愛我，體諒我，真教我感激得很！

親愛的俠哥！你如此的愛我，我這般的愛你，你想我怎能把你丟開……
 你屢次向我說教我丟開你，我知道這是你的懷喪話，我知道你說了這話是很難過！但是我聽了這話是如何的傷心……哥哥！我也沒想到我們爲着愛情又發生了這許多苦痛！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以這爲痛苦！世界上還有許多爲着愛情比我們還要苦痛萬分！我們這算不得什麼！
俠哥！我現在若不是有你，我一定要苦惱到不可言狀……哥哥！我親愛的哥哥！你千萬也要爲着我不要發生苦惱致傷你的身體……
 我的頭疼，明天再談。祝
你愉快。

你愛的瑜妹。
 八月五日。

二八

我親愛的俠生哥哥：

我同母親于八月六日十一時由北京動身，次日十二時到了鄭州，二時由鄭州搭車下午四時許即平安到了開封，望勿爲念。

我在北京西車站寫了一封信給你，你收着了嗎？哥哥！不知爲什麼我此次離北京的時候心中莫明其妙的難過……火車開了一刻一刻的和你的距離遠起來了……心中一陣陣的傷心……哥哥！我不敢再向你身上想！但是如何能管得住……哥哥！我也知道我們這樣的人不應當這樣！但是如何能禁得住我不傷心……你或者看見我和你分離的時候也是同樣的傷心……但是，哥哥！我們不要以分離而傷心，要以我們精神的戀愛——真誠

的高潔的戀愛——永遠不消滅的戀愛而快樂。哥哥！我們此生的幸福，此生的完成，完全靠住我們高潔的戀愛……海可枯，石可爛，我們的愛情不可滅！

哥哥！我坐在火車上，一路上胡思亂想！車走到順德府以北的時候，好一副皎潔的明月自自然然的高懸在很清潔的天空之中，照得遍野光亮！許多禾苗和樹林被月光照得活潑快樂，何等的自由……樹林的深處，又好似有許多很奧妙的快樂……哥哥！那時候設若有你在我面前，我一定和你去那樹林的深處跳一跳最愉快的跳舞，唱一唱最安慰的歌曲！但是……火車到了黃河橋，哥哥！我又想你在我前，我們好一陣跳在黃河裏順着那大浪流去也好……

才下火車，精神倦極，不願再多說了。
祝
你平安。

二九

你愛的瑜妹。

八月七日下午五時。

我親愛的俠生哥哥：

我給你的信，你都收到了嗎？

哥哥！我很懸念你的精神不愉快，我用什麼才能安慰你，使你到得安慰和快樂？我親愛的哥哥！我怎能一刻兒忘記了你？我自從與你會面之後更增

加了我對你愛情的熱度，增加了我許多不可思議的快樂和苦痛……

我今天的精神比昨天好些了，我自己也很能安慰我自己，請你不必念我。我父母對我倆的事并不加反對，并且他們很贊成，不過他們很堅決的要去調查你家究竟爲你退了婚否。我也不敢多問，只可隨他們去罷。何時調

查清楚，我們再商議。

信陽二女師屢次快信電報催我返校，我爲種種不得已情形，須于三五日後到信陽一次，大約于九月初由信陽南下赴寧。

不知爲什麼我現在什麼事都沒心作！我的身體雖然在開封，我的靈魂不知已經飄落何所……

心緒繚亂，再談。祝

你精神愉快。

你愛的妹妹若瑜。
八月九日。

三〇

俠哥如握：

數日來心緒繚亂，悲苦已極！妹此次北上實爲愛情所支使，本無足怪；不

意竟爲開封信陽一般人所注意，并加以許多望風捕影之謠言，實一恨事。此

種謠言對我個人無關緊要，然我父母對之甚爲憤恨，并對我加以許多責斥！

……

妹爲種種不得已情形，定于八月十三日由汴南下。若有信寄我，望直寄

信陽二女師爲盼。

心緒繚亂，容日再談。祝

兄安康，并希

珍重！珍重！

愛妹若瑜。 八月十日。

吾等爲愛情而受迫使，雖精神感覺無味之苦痛，然實足以堅決吾等愛情之強度，增高吾等愛情之熱力……

三

親愛的俠生哥哥：

當我最煩悶的時候，我不願多寫信給你，使你不安！但是我總希望接著你的信使我于最煩悶中得到一些快樂！最近幾天是我最煩惱的時候！除了你，誰還可以安慰我呢？可是已經又兩三天沒有接你的信了……

我決定明天（八月十三日）動身到信陽去，或者于三五天後到南京去，或者不到南京去，到深山無人的地方去修心養性去，永遠不到有人的地方來……或者……

不願再多寫了！……

敬祝

你生活安健。

你愛的瑜妹。

八月十二日早五時。

三三

親愛的俠哥：

你爲什麼好久不寫信給我？你也生病了嗎？還是因爲別的原故……

你知道我接不着你的信是什麼樣情況嗎？你一定不知道，若知道，決不忍不寫幾句話來安慰我

你現在的精神好不好？請你費心寫幾句告我！不願再寫下去了，再談。

你愛的瑜妹。
八月十六日。

三三三

我親愛的俠哥：

我今天從醫院搬回二女師了，我的病也完全好了，請你不要念我！

哥哥！你為什麼好久不給我信呢？我實在掛念的不得了！你現在的 정신不好？或是心緒不佳？或者因為別的原故？老實說，我這些天不接你的信，好似沒了魂了……哥哥！你真願意長此的下去……我想你一定是不肯的！

我親愛的俠哥！你說自己安慰自己是靠不住的，我現在實在相信！哥哥！我若接不到你的信是絕對得不到安慰……

哥哥！老實說我這幾天的心景實在惡劣已極……我怎麼能不想念你？
若不是有你我就……

我母親又發了病，很重！我或者三五天又到開封去！我的病（暈腦）
好了！眼鏡沒好完。再談

你愛的瑜妹。
八月廿四。

三四

親愛的俠哥：

我迷迷糊糊的病了這麼幾天！你的廿號的信，我也不知道是什麼時候
收到的。我今天早晨才看見牠在我的書桌上。

病今天已經好了，勿念。

我現在一個人在養病室中住，很寂靜，只聽見秋風吹着秋葉，作出一種很淒涼的聲調來……

淡淡的秋天景象，眼看着幾枚可憐的秋葉被秋風吹落殆盡！無情的秋雨又不住的打擊着落在地上的秋葉，更覺得慘淡淒涼……

一陣可怕的秋風又忽忽吹來了！可憐的淡黃色的秋葉，面帶着愁容一片片的飄零在小路的中間，又被她們的皮鞋——堅硬似鐵的高底皮鞋踏的粉碎……呵我真不忍心！她們真忍心呵……

* * *

聞介石生我的氣……竟忍心不給我來信！

我現在很寂寞，哥哥請你來信安慰我！

請你給我寄廿塊錢來。

頭又暈了，再談。
哥平安。

瑜妹子榻上。
廿四午夜。

我很想念我的母親！
不知爲什麼她也忍心不給我信！
親和石姐呀……
哎！好忍心的母

三五

親愛的俠哥：

前天迷里迷糊給你的信，也不知說些什麼東西，你一定掛念我的病很重，但是我的病沒有什麼要緊，因爲自治會成立紀念忙了一天又受了些涼，所以

就發燒了兩三天，我也沒介意，誰知到了第四天又變成瘧疾，一陣燒的好似下了燒炕，一陣冷的好像入了北冰洋的冰山洞裏。呵！鬧的我實在起不來了！一連睡了四五天頭暈好似失了知覺，又像入了太虛幻境！今天早起忽然睜開眼睛，天光已經大亮，才知道自己病了幾天，現在已經住在養病室中。今天已經完全好了，請你不要念我爲要。

她們大家都去上課去了，我因爲腿疼走不得路，所以也沒有去上課。自己坐在房子裏十分寂靜無聊，拿起書來看，看了五分鐘就頭暈起來，作作手工罷，又手腕疼，到外邊走走罷，醫生又不許，無奈何又對着窗外的幾株焦黃的垂柳和幾盆凋殘的菊花呆望，發生種種不可言喻的情緒來，可恨我沒有文藝能力把這種情緒描寫出來！

今天忽然晴朗了，一切情況煥然一新，可愛的太陽能使一切的黑暗光明

起來，能使一切的煩悶消滅下去，能使一切的污穢清新起來，一切的疲倦振作起來！牠的勢力何等的偉大！牠的本體何等的光明而公正！

——敵將出兮東方，

照吾檻兮扶桑。

撫余馬兮安驅，

夜皎皎兮既明……

青雲衣兮白霓裳，

舉長矢兮射天狼。

操余弧兮反淪降，

援北斗兮酌桂漿。

撰余轡兮高馳翔，

杳冥冥兮以東行。

今天早起看了郭君的王昭君，現在又無意識的把這一段楚詞寫了下來，因為我愛屈原瘋子的瘋話，一笑。

我現在又頭暈起來，不能再寫下去。哎！我的頭腦真壞了嗎？為什麼不能作事了呢？哥哥！我的身體這麼不好，我實在着急，這實在是我一件最大恨事！長此以往，我將何以自處？我如此的不能讀書，前途何堪設想……一時想起來還不如到深山僻處去靜心修性，倒還清靜快樂，逍遙自在，孤芳自賞，長此領略自然界的樂趣，永遠不到社會上來……

社會上的一切沒有不是虛空不是假的，生在這個社會上終天忙忙碌碌又有什麼趣味呢？……

瑜妹。
廿六號

三六

我親愛的俠哥：

今天衣服成功了，但是不知道你穿着合適不合適！若不合適，你可請介石姊爲你收拾一下。

我昨天同她們到農場採了一些的美麗的花兒，插在我書桌上的一個小花瓶兒中，我在這里看書或作手工的時候，她們總是對着我笑！哈哈！好一瓶美麗的鮮花！你已經了解我心中莫明其妙的思維嗎？不然！你爲什麼笑我呢？……

俠哥！你也採些花兒插在你的古董花瓶嗎？我希望你也常和她們在一齊，和她們在一齊可以得到許多快樂和興趣！

我上禮拜天一個人曾到北極閣上玩，忽然走到我倆一塊兒玩的那一塊地，不由的使我思及我們三禮拜前同遊的樂趣……

你的十八及廿一日的信我都收到了。你勸我的話我都很願意聽！我現在確實比以前精神好了！醫生說：射藥針四禮拜可以全愈。我現在的功課不忙，因為我已退去四學分，現在只有十二學分，每禮拜十三點鐘，比她們都少了許多功課。天天除了上課就是到清新處玩或休息。課外沒看一點書。

……

南京現在甚平靜，勿念。

上課去，容再談。祝

兄康健。

你的瑜妹。
十月廿六日早八時。

我的小像你收着嗎？

三七

我親愛的俠哥：

你的廿四日的信，今天收到，勿念。

我昨天上午給你的信收到了嗎？

我近來精神很好，天天也沒什麼工作，除了每天上兩三點鐘的功課外，沒看一點書，天天跑到學校梅菴玩玩，或到北極閣上散步。我們的宿舍也很清靜，每天她們都去上課，宿舍只留我一個人，真是寂靜無比了，除了遠遠一陣陣自鷄鳴寺送來的鐘聲，可以說再沒半點兒聲息了。我住的屋子的窗子，一個對着鐵山，一個朝着鷄鳴寺，每天早晨很清新鮮紅的太陽自鐘山的巔上升起，

一直將他的光線射在我的牀上。他催的我不得不早些起來。所以我每天早晨六點鐘起牀。午飯後睡覺的時候自有鷄鳴寺的鐘聲來喚醒我的甜睡。

——因為這個原故，我的生活是很有程序！

南京時局也平靜，勿念。

你若來南京，請早些來，來的早可以吃南京的大而肥的蟹子，否則，就吃不成。

衣服收着了，請給我一個信。

我現在要到醫生那里去，再談。祝

你平安。

你的瑜妹。
十月廿七日。

三八

我親愛的俠哥：

已有一禮拜沒接你的信了！哥哥！你當真生我的氣不給我信嗎？我一定不肯的！因為我並沒有不聽你的話！或者是郵局的沉誤！我想

昨夜的月光真是清新已極，我同她們兩三位女同學到校內花園中賞月，忽然從北極閣的深林中飄過來一陣歌聲——一陣男子的歌聲。她們大家都笑他們唱的不美，我一人忘記了笑，所以她們又笑我。她們那里知道我的回憶……

南京這幾天時局又很緊急，請你不必急于來南京，過幾天來好。我這幾天精神很好。

我母親已有信給我。

聞介石在上海有病很重。

我給你寄的衣服及信收着沒有？

你的小說已成功否？你近來除了教書作文，看些什麼書？

我給你寄的一本玄武湖之秋小說集，收到了？

我近來沒看什麼書，頗爲恨事！但是我的身體漸漸健強，或可從此康健起來，也未可知。

容日再寫。祝

你平安。

你的瑜妹。
十月卅一日上午。

三九

親愛的俠哥：

『樓上的秋風起了，

吹得了大地蒼涼；

滿眼都是悲景呵，

望雲山而惆悵！』

嗎？
你還記得你去年此時寫給我的一節詩嗎？
你還可回憶那時候的情景

俠哥！
我很願看看你的海上秋風歌的全詩，請你下次寫給我。

我極愛文藝，奈我沒有天才，不過我也願意同你研究，請你也時常指導我。

我現在除了功課，也時常閱覽一些長篇小說或詩集以鼓動我的情感，增加文學的興趣。

十一月三日信，收到。

近來南京時局不很好，她們都怕的不得了，我是不怕的，聽見炮聲的時候再講。

我的精神很好，也常射藥針，勿念。

介石病好了嗎？她昨天來快信和我吵架。她說她病了我不去上海看她。

我現在沒錢用了，開封信息也不通了，請你給我寄廿塊錢來。上課去了。祝

你康健。

你的瑜妹。
十一月六日早七時。

四〇

俠哥如握：

今天接了你十一日的信，知道你已平安到了上海，使我得了不少的安慰。當你走的那一夜，雨下的很大，你又急著走，又沒穿許多衣服，我心中很焦急。

秋天已經深了，望特別珍重身體！

我現在功課忙，因為要考月考。我的精神很好，勿念。

我現在也看些文學書。

蘇曼殊著的英漢三昧集你看見過嗎？我現在看一部法國小說 Three

Musketiers 法國小說及戲曲家 Alexandre Dumas le Pere 大仲馬
著，伍光建譯作俠隱記，拜輪詩選一小本很好，也是曼殊譯，有原文及中文。
我最愛看小說，請你介紹幾種好的小說和詩集給我。
上課去了，再談。祝
你康健。

瑜妹。
十一月十三日。

四一

親愛的俠哥：

十五日信片及十六日的信，今天均收到。

我的功課已考完，還有一門下禮拜二考，其實我也沒用什麼功，天天也沒

看什麼書。我今早在英文選上看了一首英文詩 *Under the Violets* 描寫一個可愛的女郎死後的情景，我很愛讀牠，我隨便把牠翻一吓好玩，可惜內中有兩節我真寫不好牠的意思，請你代我寫寫看。

When turning round the dial-track,

Eastward the lengthening shadows pass,

Her bitter mourners, clad in black,

The crickets, sliding through the grass,

Shall pipe for her an evening mass.

At last the rootlets of the trees

*Shall find the prison where she lies,
And bear the buried dust the seize
In leaves and blossoms to the skies,
So may the soul that warmed it rise!*

*If any, born of kindlier blood,
Should ask, What maiden lies below?
Say only this: A tender bud,
That tried to blossom in the snow.
Lies withered where the violets blow.*

這首詩寫的很好，共八節，這是末三節。

俠隱記我看的是中文的，原文是法文的，我如何能看得懂？這本書譯的還好。

我這幾天精神還好，勿念。

我現在一個人住一間房子，很寂靜，我和易姐杜姐也時常到校外去玩，此刻秋深的景況頗能令人沉思回想過去的情景。

我今天于無意中翻出你一九二〇年六月四日給我的第一次的信，我讀了又讀，煞是有趣。現在又寄給你看看如何？

哥哥！我知道你幾天不接我的信就會着急的，但是我有時候硬找不出工夫寫信。我還記得你在俄國給我一封信說我不給你信是爲我新交了朋友，忘了故友。你還記得嗎？哥哥！你刻下還說我忘了你嗎？哥哥！若真把你忘

了，還有現在的我倆的相關嗎？

易姐天天和我說玩笑，她叫我作安琪兒，叫你作和尚哥。（因為她見你的名字爲俠僧。）有時候她說你是一隻男孩子。因為她看見你上次給我的一個畫片上的幾句詩了。

夜深了，再談。祝

你平安。

你的瑜妹。
十一月十七日夜。

四二

Under the Violets

Her hands are cold, her face is white;

No more her pulses come and go ;

Her eyes are shut to life and light :—

I fold the white vesture snow on snow,

And lay her where the violets blow.

But not beneath a graven stone.

To plead for tears with alien eyes,

A slender cross of wood alone

Shall say, that here a maiden lies.

In peace beneath a peaceful skies.

And gray old trees of hugest limb

Shall wheel their circling shadows round

To make the scorching sunlight dim

That drinks the greenness from the ground,

And drop their dead leaves on her mound.

When o'er their boughs the squirrels run,

And through their leaves the robins call,

And, ripening in the autumn sun,

The acorns and the chestnuts fall,

Doubt not that she will need them all.

*For her the morning choir shall sing
Its matins from the branches high,
And every minstrel—voice of spring,
That trills beneath the April sky.
Shall greet her its earliest cry.*

紫蘭花下

她的手涼了；面孔兒白了；
她的血脉已不流動了；
她的眼睛閉了——已經失去了生命——

着了十分潔白的衣服，與雪一樣的潔淨，
躺在這紫蘭花下，陣陣被風兒飄零。

并沒有墓碑表明她的來歷，

去引起人們的熱淚與同情；

只有一些微嫩的樹枝，

好似在說：此地有一位可愛的女郎，
躺在這裏十分淒涼，十分寂靜。

一些老樹的樹枝兒，

密重重的環繞着，陰沉沉的遮蔽着，

太陽的光線不能射在深處閃灼，

吸收了樹葉的綠素，

凋殘的葉兒一片一片的向着牠的坟墓飄落。

松鼠在樹林中跳躍，

知更鳥兒隱在樹葉中間狂叫，

深秋的時光一切的葉兒熟了，

橡果和栗子一個個的墜落了，

這些秋天情況，她都觀察的清楚。

晨樂隊爲她唱了，

從樹林高處爲她合奏着自然的樂歌，
春天的各種奧妙的歌奏者，

都來爲她唱歌，

個個用牠清新的聲調爲她祝賀。

俠哥！我翻的實在不好，抄給你，請你給改正。

你翻的那三節是後三節，這是前五節。

九日信收到，

我現在尙好，勿念。

我這幾天不想上課，天天一個坐在房子裏看小說。看小說或可以解除我的煩悶。

瑜妹。
十二月十一日早。

四三

親愛的俠哥：

你爲什麼寫信來恭維我？你不是我的老師嗎？你爲什麼不指教你的弟子，反來恭維我？你大不像老師的樣子了。

我這幾天精神好得多了，請你不要念我，請你好好作你的工作。

你現在失眠，我很掛念。請你不要多思慮！不要作事太勞苦了，時常出去玩玩。

你現在加入創造社我很贊成。你時常和他們談談或者可以得到許多安慰。

陽曆年我們大約放一天假，我或者可以到上海去玩一天，只看有工夫沒有。

你的新夢南京樂天書局有賣的。你的長篇小說出版了務必寄一本來。

你要譯的理想小說已下手沒？你要作的短篇小說什麼名子？

我這些天除了看小說，沒有作什麼事，有時候或者到圖書館看點參考書。不高興去上課。

她們昨天約我到體育館去看影戲，是侯曜編的『春閨夢裏人』和『摘星之女』兩個影片。編的也不見得十分好，不過還可以。祝
你愉快。

你的瑜妹。
十二月十五日。

四四

我親愛的俠哥：

我接了你十五日來信，真是叫我難過異常！俠哥！你爲着我這樣的焦心！

……我是如何的不安呵！……你如此的深切的愛我，我是如何的感激呵！

……

哥哥！只要我們的愛情高潔而深切，——永遠的互相愛護，別的一切不成問題！

我也無所謂煩悶或快樂，不過想起來煩悶的事情，就煩悶起來，一刻兒快樂起來又忘了。我這幾天已經不向煩悶的地方想，天天和書爲朋友，有時候倒很快樂。我昨天讀了杜子美的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
長夏江村事事幽。
自去自來梁上燕，
相親相近水中鷗。
老妻畫紙爲棋局，
稚子敲針作釣鉤。
但有故人供祿米，
微軀此外更何求？

讀完了又不覺得笑起來，你看他真會找快樂。真是知足者常樂。又讀拜倫
的去國行：

"Come hither, hither, my little page;

Why dost thou weep and wait?

Or dost thou dread the billows' rage,

Or tremble at the gale!

But dost the tear-drop frome thine eye;

Our ship is swift and strong:

Our fleetest falcon scarce can fly

More verily along."

當拜倫去國的時候，他是何等的悲壯！

我昨天買了一部楚辭，現在還沒看完。

屈原的悲憤更甚于拜倫。讀了

他的離騷，真是令人不得不和他表示同情的悲憤。他說：

已矣哉國無人

莫我知兮！

又何懷乎故都？

既莫足與爲美政兮，

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屈原終爲悲憤而死，真是可惜。

* * *

昨天給你的信收着嗎？

我這些天功課也不很忙，除了作些報告，整理筆記，或到圖書館看看參考書，都是看些文學書籍。我看文學書不過是藉以欣賞而已。愛看文學書，也或者是受了你的影響。易姐姐說我投了和尙作老師，要努力學文學預備將來作個快樂的安其爾呢。

鐘點到了，上課去。

我刻下已經不煩悶了，哥哥！請你千萬不要以我而焦急，切切！嚴冬到了，望珍重身體。祝

你愉快。

你愛的瑜妹。

十二月十六日下午一時。

四五

親愛的俠哥：

我這幾天眼睛生了毛病，不能看書，我心裏焦急的不得了，昨天到第一醫院，醫生給點藥洗一洗，今天少好一點。

你的廿二日的信，我今天收到了。你以為我有你的氣不給你信，哈哈！我

怎麼那麼好氣？我也不是個三歲的孩子，不爲什麼事就生氣不理誰，不爲什麼事就氣的哭了。

我有時候心裏不高興就不願提筆寫信，並不爲什麼，請放心。

上禮拜南京落了大雪，我和她們在雪地裏去堆雪人，我和米司任爭雪球，每人跌了一交，跌在雪堆裏一個石路上，把腿跌破了，到現在還不能走路走的快。天天上課，我們兩個跛子老是走不快，他們一些男學生總是笑我們。你看好笑不好笑。

上海落雪嗎？

閻介石身體已經健康了嗎？她來信說還是精神不好。你們常一同去玩一玩也好。

你的精神現在好不好？夜裏能睡否？念念。我希望你不要太過于勞心了！

注意保重身體。

請你給我定一份洪水半月刊。

容再談。敬祝

平安。

你的瑜妹。

十二月廿三日晚。

四六

親愛的俠哥：

廿五日的信及詩，今天收到。謝謝你給我作的詩。

我們是陽曆一月廿六日放假，一月廿日左右考試。

現在有許多筆記報

告或論文要繳的。

結婚的事等我母親來信再說，我是不願作事使我母親不安的，因為我母親只有我這一個女兒，她是極愛我的，我也只有這唯一的親愛的母親，我也很愛她的。她愛我如掌上明珠，我是她一生唯一的成績，我是她唯一無二的安慰者，我怎忍心使她不安呢？況且她對於我的事是很注意。她知道我愛你，她并不反對我同你結婚，不過她也是受了舊社會的暗示，對於婚事太過于小心。

我以前曾對母親說我要立志此生獨身不嫁人，要努力于學問，獻身于社會。她很深沉的對我說：「孩子！你立志獨身，我是很贊成的，但是你沒有兄弟姊妹，孤單零丁一個女孩子在這惡社會之下，如何能不受委屈呢……我死在九泉怎麼能安心呢……」我聽了她這話，我是如何的痛心？如何的……現在想起還不禁淚下……

哎！她是如何的愛憐我！今年暑假她同我從北

京回來，她對我說：「俠生能如此誠懇的愛你，我中心是很安慰的，只希望他能永遠的愛你！」可見她是不反對我們結婚的。結婚的遲早是沒有大關係的。

或者我母親贊成在上海結婚。不過她現在還沒有信來。開封現在很亂。

我寫到這里心中非常難過！想起來父母將來之死亡……想起來轉瞬間我的廿多年的光陰已經過去，回想我的孩子時代的快樂而今安在？……想起來我的學問之無成，前途的可怕……回頭想起來家庭之困苦，父母之操勞，我種種求學之不易……前瞻後顧，不禁神傷矣……

瑜妹。 廿六日夜十二時。

四七

親愛的俠哥：

計算今天十二點鐘接到你的信，但是沒有接着……

前天夜裏十點半鐘的一次汽車從我的窗前經過的時候，我的一顆赤心就緊緊的隨了他到了下關車站，車站上一陣一陣的冷風吹在你的身上，吹在我的心中，心絃不住一陣陣的驚顫。一顆孱弱的心靈隨了火車又飛到上海去，我那裏能把牠收得轉來……呵！我最親愛的俠哥！你可覺得你的瑜妹隨你到了上海嗎……

我現在的許多功課，我那裏有心去作……我是何等的焦急！呵！愛情究竟是什麼東西？我終究莫明其妙……

閻介石姐明天到南京，她要同我一陣到開封去，我們大約一禮拜後離寧。
 你到上海身體如何？
 米斯王的病好些了嗎？請你告我說。我很念。
 我們的像照壞了。
 上課去了。再談。
 祝你平安。

請你有工夫給我來一個信，不要忘了！

你愛的瑜妹。
 一月六日。

四八

親愛的俠哥：

八日的信收到。

哥哥！我現在所處的地位難極了！我何嘗是一個自由的人！何嘗不是在各方面壓迫之下的女子！所以一時想起來，就想脫離社會一切的關係，作一個不識事物的呆女子！煩惱起來就想死了乾淨！親愛的哥哥！爲着我和你發生戀愛的關係，中心不知受了多少的委屈和苦痛！我那裏肯告你說使你不安呢？……

我以爲我們可以于年假舉行結婚，但是我不問好我的家庭，怎麼能敢不言與你結婚呢？我幾次想寫信回家問我父母的意思，一則因爲難爲情，二則恐怕得着失望的結果，所以遲遲到了上禮拜才寫信回家去問。現在還沒有回信。

暑假我母親對我說過，「倘若你和俠生結了婚，結婚的時候必須在開封……」倘若她這次來信說叫到開封結婚，你是否願去？

我母親是最愛我的，也是最不能體諒我的！
 閻介石是最愛我的，她因我到上海是爲你，不是爲她，現在有氣不理我。
 哎！什麼朋友之愛！

* * *

我早知道愛情能使人快樂，更能使人痛苦！
 但是已入愛情之迷陣，如何能解得脫？愛情害人好苦呵！

希望人人都不要愛我，因爲我是一個不可愛的人……
 不願再寫下去。

若瑜妹。
 九日夜。

四九

親愛的俠哥：

五日七日信及洪水均收到，勿念。

我的功課大約于廿號左右才能考完，介石姊不能等我，她今早走了。我

約于廿一日由寧動身到開封去。大約二月初可以到上海。

哥哥！我親愛的哥哥！你爲我受了許多委屈，我何嘗不知道，我何嘗不感激

你？哥哥！我現在才相信愛情的勢力是可以支配人的一切的。才知道戀愛

是一種莫明其妙的東西。

我現在功課很忙，但是我的心靈何曾在我的身上，精神恍惚，莫知所以！

今天早把你的像片放在我的桌上，對着我的面孔，不時的向牠望一望，于是得

了不少的安慰！不然……哦！多情的我呵！我真沒有法子想……

想一想：我們以後相處的時光無限，現在的身體的分離又有什麼要緊呢？

精神的接吻，是何等有趣！

我希望你好好的作文章，年假期中努力的將你預備作的文章做成功。

你愛的瑜妹。
一月九日于圖書館。

五〇

我親愛的俠哥：

自從和你結下了不可解除的戀愛結，我的一個赤裸裸的心靈無時不是緊緊的繫在你的身上！尤其是最近幾天……！
哎！焦不堪言！……

你體諒不體諒我，沒有什麼要緊，只希望你注意保重你的身體，你能保重你的身體，我就可以得到無限的安慰！

爲什麼好久沒有信給我……？

五

你的瑜妹
一月廿日

我親愛的俠哥！

我才寫了一頁信給你，隨後就接到了你廿八日的來信，我也說不出來是快樂或是悲傷！哥哥！我親愛的俠哥！我十二分的對不起你啊！使你爲我而苦惱……

親愛的哥哥！我讀了你的信，恨不能立時飛到你的面前，輕輕的吻着你的面孔兒，緊緊的握着你的兩手兒來安慰安慰你的苦悶的心境……

哥哥！我這幾天雖時在煩悶之中，但是那能一刻兒忘記了你？我的身子雖然在開封，我的一顆心靈那有一刻兒離開了你！哥哥！你或者也知道我這

種情況，你或者可以由我這種情況得到一些兒安慰……

好了！俠哥！請你少等一等，我快來你面前了！此後將永久的在你面前；不再分離！我親愛的俠哥！此後你永久是我的看護者，你將永久是我相依為命的愛人……

一切事安置好了，就動身到上海去！我刻下有點小病，頭很疼，不能再寫下去，最後希望你珍重身體，千萬保重你的身體……

你的親愛的瑜妹。
二月一日。

五二

哥哥！

我生爲你焦病了！親愛的俠哥！我在病沉中更不能一刻兒丟開你……

你或者不知道我這種悲哀吧……

想起來你一個人的寂寞的生活，想起來你說「倘若你不到上海來，我不知將如何度過年假……」想起來你爲我的煩惱……想起來……多情如我，能不……

……
在夢幻中暈迷中看見你那愁苦的面容……噯哥哥！……我親愛的哥哥！

瑜妹寫于病榻。
除夕。

五三

親愛的俠哥：

她們後天開什麼遊藝會，又要我作些無味的事情，我的病好了，她們是不

容我閒着的！哎！忙的我個不得了！

你到上海給我的信收到了。我的病可以說完全好了，請你不要懸念我。我希望你好好努力的作你的工作，不要失了你作事的興趣！

哥哥！我不是對你說過嗎？我是一個小孩子，總好胡思亂想，好發生種種無意識的幻想，想起來又好說了出來，有時候使得人家不高興。但是我終是免不了作無味的幻想，這也是使我苦痛的一個原因。

昨天我看見一個鄉下的天真爛漫的女孩子，坐在牛背上，口裏唱着不可思議的曲子，極是有趣。她那種逍遙快樂的生活，真是令人愛慕。忽然連想到盧梭的返于自然的學說之有意義。自己又恨自己不當來繁華社會讀書，不當與繁華社會裏的人們接觸。自幼生長在鄉下，過活在田野間，倒多快活。社會無論壞到什麼地步，我也不去過問。

俠哥！我總是好亂想，你笑我嗎？

這幾天天氣很冷，請你珍重。

她們又來叫我了，再會。祝

兄康健。

你的瑜妹。

禮拜五下午。

五四

我親愛的俠哥：

三月三日的快信今天收到了。哥哥！我接了你的信，不知爲什麼當時我的病就減輕了一半，這其中真是有種莫明其妙的道理呵！哥哥！我親愛的哥哥！我在沉病中不能得到你的隻字，我是如何的焦悶呵……幾幾乎把我急

死了！……每天總要焦急的哭了兩三場！她們都譏笑我太小孩子氣，但是我怎麼能禁得住我不哭呢？……哎！你或者也要笑我孩子氣……

西醫院裏一個姓金的外國醫士很熱心的爲我診病，他夫婦兩個每天總要看我三四次，看護張劉二女士也很和善對我，她們時常來安慰我，但是她們的話也難能安慰我。哥哥！除了你，誰都不能安慰我呵！……除了你，誰都不能診好我的病呵！……哥哥！我想當我病沉重的時候，倘若有你來吻我的病的面孔，輕輕的撫慰着說幾句安慰我的話，立刻就有十付藥的效驗；但是……

我看了你的信就如見了你一樣，我想我的病或者三五日就可全癒。我能起牀，就從醫院搬回家去，保養兩天就同她們一陣到上海去。我的精神若能支持，我想經過南京就不停留了，到上海你也不必去接我們，我自己會去找你。

親愛的哥哥！我的俠哥！我的病好了，請你不要爲我焦急！請你不必費事到開封來，我快到上海了……頭暈了，再談。

你愛的瑜妹。
三月七日夜。

五五

親愛的俠哥：

十七日信及大洋八十元收到，勿念。

我在此還好，這幾天也不燒了，也能吃些飯了。只是精神有點苦悶，我想過些時就好些了。我下禮拜等她們下山就搬入三等房，（三等與頭等一樣，每房二人或三人，惟飯少差，可以另桌吃。）住頭等太不經濟了。

我打算在此住三個月或四個月就回去，因爲此地到十一或十二月太冷，

我怕冷必須早下山。我的衣暫不必寄來，我已在此作了幾件。等很冷了再說。

你說你的身體好，我心中很高興。我希望你此後將一些麻煩事能推脫就推脫了。事情可以少作些爲要。沒事時多去空氣清新處玩一玩。

找房子要找空氣清新的地方，必須有客房廚房的。過了暑期可以不必用娘姨，你可以隨便包飯吃，過兩三個月我回上海再講。

有空拍一小照寄給我！祝

你康健。

你的瑜妹。

八月廿二日於牯嶺醫院。

我家裏有信給我嗎？也不知我母親的病近來如何？我好久沒給家裏寫信。

五六

親愛的俠哥：

平信快信及像片均收到。

我現在還在發燒，所以久沒寫信給你。今天昨天已經退燒了，望勿念。這個醫院除了空氣好，別的也沒什麼好處，過了這個月我決定回去。

我現住的三等房，每月約有三四十元可以了。這個月因為買些東西多用些錢。

山上東西很貴，并且也買不來什麼東西，我不很能吃東西。飯太不好。請你每天吃新鮮牛奶爲要。不能再寫了。

五七

你的瑜妹。

九月十日於牯嶺醫院。

親愛的俠哥：

電報收到了。我給你的信，爲什麼沒收着？我這幾天已經好得多了，不燒了，也能吃些飯了，請你不要着急。我再養些時，等時局平定就回去。

方君也來了。

我燒了一月多，精神非常不好，不能提筆寫字，使你焦急，對不起你。這幾天能吃飯，過幾天一定好得多。請你作你的事，不要多念我。

你的瑜妹。

九月十五日牯嶺醫院。

下

卷

若瑜愛友：

—

屋內的伴友：一盆金黃色的菊花，一架子的西文書。閱起來的時候，就看看花，對牠發一陣痴想；痴想發過了之後，覺着更是無聊，於是掀開幾頁蟹行文字的書來看。鐘點到了，就夾起書包上學校裏去講課。課講完了之後，或者回到屋內悶悶地稍微坐一下，拿起筆來寫，或編講義，或翻譯文章。有時候下了課，獨自一人跑向花園裏逛一逛。

啊！這就是我近來的生活！有趣味呢，還是沒有趣味？我想起，或者是幻想罷，你時常同閨女士及其他一些可愛的女郎游玩，散步，欣賞自然界的美麗，是何等的幸福！是何等的生動！但是我呢？

「寫了一封信給她，很久了，應該有回信了，但是……恐怕……」這或者是我無聊的默想，但是人越無聊，越盼望朋友的來信，而況且是親愛的朋友的信？因盼望而默想，因默想而亂猜——這恐怕是人之常情罷！

阿彌陀佛！今天接著你的回信了。接著信的時候，不覺得什麼喜歡，不覺得什麼興奮，但覺得得到了許多安慰。

為什麼盼望來信呢？大約是爲着要得到一點安慰罷。
是信呢？還是安慰呢？……

你的病好了，這是第一件我要替你禱告的事情！最重要的莫過於身體之健康。我還不大痴笨，對於自己之健康還知注意。可是有時無聊，我却好

吃一點酒，澆澆胸中的塊壘。吃酒大約不是好事罷，可是我有時竟吃酒，並且吃的很不少。這是智者的行為……

大約人當無聊的時候，就會瞎埋怨；我說你寫信敷衍我，也就是這個原故罷。你問我由何見得你寫信敷衍我，我可是回答不出。「我以為我們的友誼只有一天增加一天，絕對沒有什麼敷衍的意思……」真的麼？親愛的若瑜！我感謝你的誠意！

* * *

介石爲我友之至友，我就此也可以想見其爲人。我真感激她，她與我未謀一面，未通一信，而竟能知我，明白我，這實令我不得不感激的。我祝福她的將來。

請寄語介石女士說：『蔣俠僧真正地感激你，且爲你的將來祝福。』

我在俄的成績——一部詩集新夢，某書局允爲代印，但恐在短的期內無出版的可能。倘若能夠出版時，我一定要贈你一本。

近來中國文學界無甚大發展。所謂新詩人，新文學家，可以說是汗牛充棟，可是他們的作品真太不成形了。在內容方面，他們固無足取，即在技術方面，他們也幼稚已極，拿起筆來就是詩，一至於詩與白話混淆，分不清什麼是白話，什麼是詩。不錯，新詩是要用白話體的，但是並不是一切白話都是詩罷。我很有點志願辦一文學刊物，振作中國的文學界，可是一個人精力有限，在最近期間，這種志願是達不到的。

我友對於文學也有趣味麼？

我現在忙極了！時間到了，我又要上課去。

不能和你多談了。

桌上一盆金黃色的菊花似乎譏笑我似的：『爲什麼這般忙碌呢！』

可是忙碌還是要忙碌啊！

祝你康健！

二

俠僧。
十一月三日於上海。

親愛的若瑜友！

四五年來我作客飄零，

什麼年呀，節呀，縱不被我忘却，

我也沒有心思過問。

我已成爲一天涯的飄零者，

我已習慣於流浪的生活，

流浪罷，我或者將流浪以終生。

這是我的過年詩中的一節。我頗感覺得我的前途是流浪的，是飄零的，但我並不怨恨這個，懼怕這個。我是一個詩人，古今來的詩人，特別是有革命性的詩人，沒有不飄零流浪的。我對於人類，對於社會，懷抱着無涯際的希望，但同時我知道我的命運是顛連的。我倒願意這樣，否則我就創造不出來好詩了。

昨天因刺激而使精神發生突變的懷喪，晚上無聊跑到大世界聽北方女子的大鼓書，到了十點鐘買一瓶酒回來，剛到家，友人李君就說，有一封自開封

寄來的信，當時我就知道是你寄給我的。於百無聊賴之中，忽然得到了一點安慰。承你懷念我，承你問一問我的精神如何！我的精神如何？這話到難說了。我覺着茫茫人海沒有一個愛我的，雖然我對於那些多數的窮人們或有希望的人們懷着無限的同情。你稱我爲愛友，——這個，老實說，我有點懷疑，因爲我覺着現在的世界中沒有愛我的人……

倘若你從信陽只寄過我兩封信，那末，這兩封信我都收到了。我本想多寫信給你，奈因我的事情很忙，你又不時常給我信，所以就未能如願。你明春來寧續讀，我實在很喜歡，因爲或者我們有見面的機會。你的精神，你的意志，我都表示十二分的敬佩。若瑜！努力罷！你將來有無窮的希望！我祝福你的將來！我希望每一個朋友都比我強，都比我更有造就。我又特別希望女友能够上進，能夠立在我的前面。

今年我從那冰天雪地之邦，

回到我悲哀祖國的海濱；

誰知海上的北風更爲刺骨，

誰知海上的空氣更爲奇冷。

比冰天雪地更爲慘酷些的海上呀！

你逼得無衣的遊子魂驚。

這是我過年詩的第二節。你問我上海的地面如何，我就把這節詩來答

覆你。

上海爲中國資本主義最發達之地，爲帝國主義壓迫中國民衆表現最

明顯之區，金錢的勢力，外國人的氣焰，社會的黑暗，……唉！無一件不與我的心

靈相衝突！

因之我的反抗精神大爲增加了。

上海大學已經放假了。我本擬回里一行，看看我那多年未見面的雙親，

看看那多年未入眼簾的鄉景，但是因種種事故，不能如願。我已經說過了，我已成爲一天涯的飄零者，還說什麼家，故里，鄉景……

寫到這里，友人請我外出，不得已暫將筆放下，容改日再談罷。

祝你康健！

俠僧。一九二五年一月十一日。

再者，我很奇怪：你的信是二十八日寫的，爲什麼昨天我纔接到呢？我每次寫信，你要幾天纔接着？

你允許寄給我的像片呢？

又及。

三

親愛的若瑜友：

我還脫不了舊習慣，大家過舊年，我也隨之過舊年，弄得我的精神不大好起來了。我接到你一月二十二號的信已經好幾天了，本來早就該回你的信，可是因為精神不好，所以到今日才提筆。

讀來信，第一件使我不安的，就是你說你的身體現在多病，並且你因之抱悲觀。若瑜！這又何必？大凡身體的不健，皆由自己的不慎，倘若你自己能節制用功，減少思慮，絕不致于把身體弄壞。身體是可以養得好的，為什麼要因之抱悲觀呢？

我現在無所謂抱悲觀抱樂觀，不過僅感覺到詩人的生活一定是要飄零流浪的，我或者將飄零流浪以終生。但我並不以這個為苦，這個正或者將助成我為一偉大的詩人。你對我表示無限的同情——這是很可貴的同情，若

瑜！我感激你啊！

你要勉成一個獨身主義的實行者，據你的理由，是因為怕結婚後免不了要受痛苦。本來愛情與痛苦有聯帶的關係，要想不痛苦，除非不要愛，所以我對於你這種主張，表示相當的贊同。但是在別一方面，我又知道，凡人皆有戀愛的本能，若強抑之而不發，實反背自然的法則，亦非養生之道也。吾友以爲然否？

你今年到底如何決定？往信陽抑往南京？你說要往西湖一遊，我非常贊同；倘若彼時我有暇時，我一定要陪你一遊。我久有遊西湖的志願，但卒遲遲未果，甚以爲憾。人生有幾何？勝地名山，豈可不一瞻景色？倘將來有可能時，我一定要常常顧盼那美麗的西子。

上海爲中國資本主義最發達之地，實在沒有什麼雅趣，徒覺着金錢氣焰

彌天，市僧的齷齪討厭而已。但上海也不可不到，到上海之後可以看到資本主義之真相，可以看到帝國主義的無狀，可以看到西方文明是什麼一回事，相形之下，更可以看到東方文明之糟糕也。你說要到上海玩兩天，我不勝歡迎之至！我希望你莫要食言。

我天天等你寄相片給我，可是到現在還未等到，好不急煞人了。我真要罵你那位把你要寄我的相片拿去的朋友！豈有此理！她也不想，她時常與你見面，而我一面還未見呢？

余培之現在因婚姻痛苦，我爲之代抱無限的同情，我現在沒工夫寫信給她，倘若你寫信給她時，請代我附一筆。

精神不大好，下次再多說幾句罷。

祝你康健！

四

親愛的若瑜友！

我正在用土栽培蘭花的時候，忽然接到你的玉照，並且牠是用一張上面印有蘭花的信紙包着的，這卻未免有點奇怪了。我想，你或者是蘭花的情影，你噴氣如蘭，你如蘭花的清幽，你的一切都如蘭花一樣……

我將牠（不是你）看了又看，不覺有說不出的無限的愉快！我盼望牠，我懇切地盼望牠，牠……牠今日居然來了！這幾天我時常問學校的門房：有位朋友寄一張相片給我，可到了沒有？我當問他的時候，我恐怕得着了一個「不」字。幸而今天我接到了。

俠僧。
二月二日。

我對於你每一封信都有答覆，你都收到了沒有？

我很希望你能夠到南京繼續求學，因為南京離上海不遠，我可以抽空來看你。雖然看見了你的相片，我已經很快樂了，但是倘若能親自見着你的面，必定更多得些安慰！倘若能夠與你多談一些話，則必定更為幸福了！但是你呢……

我現在一切如常，沒有特別可以告訴你的地方。你現在精神好嗎？請珍重你的健康！有了健康，纔有快樂！

你友俠生。
二月十六日。

五

親愛的若瑜：

念。
三月四號寄來的信，我今天收到了。從前的兩封信，我也都收到了，請勿

前天接崑源的信，他說，你所以不能來南京是因為經濟的關係；而你屢次向我絕未提到此，徒說二女師堅留，不能脫身；這真弄得我莫明其妙！到底因為什麼？照着我倆友誼的關係，我應當勉力幫助你讀書。倘若你能到上海來讀書，則經濟儘可由我完全幫助，不致於發生若何大的困難。就是你到南京讀書，我每月總也可寄點款子給你，使你能夠維持下去。但是你從未對我說過。崑源如何知道你的事情？大約你向他說了。向他說而未向我說，大約你總相信他得過些。這半年大約又是不談了！我總想和你見見面，但是總不能夠，這大約沒有見你面的緣分罷……

你說你寂苦非常，我也找不出話來安慰你，因為我現在還要人安慰，我怎

能安慰你呢？我現在除了每天教兩個鐘頭書，什麼事也不問，更不願爲無謂的交際。無聊時，也間或跑到遊戲場裏去聽聽北方的大鼓書，但這總減少不了我的枯寂啊！

看書或執筆疲倦的時候，每轉頭看了我背後茶几上的一盆蘭花，只有她或可減少我的枯寂，給我些安慰。我天天希望她開，但是她總不開，似乎她不願意我聞着她的幽香。但是我很苦了……你的蘭花什麼時候開了，就請你將她寄來一朵，使我一領略河南的春意。

現在江南看看草長鶯飛了，但是她們都不是爲着我的，我也沒有什麼顧盼她們的興趣，

我只希望我茶几上的蘭花開，但是她總不開呢？

祝你愉快！祝你沉醉於春的懷裏！

六

親愛的若瑜！

三月十三號的信，收到。

你為什麼不早向我說，因為經濟的關係，致不能上學？

倘若你早說了，我

很可以幫你點小忙。

我現在的確是寂苦煩悶！

在這樣冷酷而混沌的世界中，像我這種人是

應該過寂苦煩悶的生活的。

倘若你能多抽些工夫來安慰我，則我真是受感

激無盡，深銘五內了！

至於說自慰罷，這不過是不得已的辦法，其實自己安慰

自己是靠不住的。

俠僧。
三月十日。

好了！我手栽的蘭花現在居然開了，居然大放其幽香了，居然給了我以香的刺激。江南的蘭花對於我是如此，而那河南的蘭花對於你又如何？

看江南已草長鶯飛，春意飽醉了桃花李蕊。但是牠們都是爲着別個的，

……

我所以不住在學校裏的原因，是住在校內太煩亂了，沒有住在校外清靜。我雖然對於羣衆運動表充分的同情，但是我個人的生活總是偏於孤獨的方面。我不願做一個政治家，或做一個出風頭的時髦客，所以我的交際是很少的。我想做一個偉大的文學家，但是這恐怕是一個妄想啊！大部分的光陰都費在編講義上，沒有多餘的時間爲文學的創作，這也是我很感受苦痛的地方。

我性最喜愛自然界，但是在上海這個地方，簡直享受不到自然界的樂趣。

有幾處花園，但是都是外國人的，不準穿中服的人們遊逛，視中國人連狗都不如，說起來，真令人恨煞！我雖然穿着西裝，我雖然也常到外國花園遊逛，但總覺得不大舒服，沒有多大興趣……

詩人的偉大在於他能夠反抗一切的黑暗。帝國主義者對待中國人真是黑暗極了！我反抗，我一定要反抗……

中國惟一的革命領袖孫中山先生不幸死了，我爲之哭了一場，但是你對於他如何呢？

倘若你能多抽些工夫來安慰我，則我將以恩人的眼光看待你！我的蘭花開了，今特寄一朵給你，使你領略一點江南的春意。

俠僧。

三月十八日晚八時。

七

若瑜愛友：

今天接到你三月二十號的信。我接到你三月十五號的信，即時覆了你一信，你還未收到嗎？我也買了幾張畫片寄給你，大約不致于失落罷？

我現在功課的確很忙，但我總要多抽工夫寫信給你。精神如常，不過覺得枯寂些。現在春天到了，本應時常出去逛了，但一因為上海無處可逛，二因為一個人逛也沒有趣味，所以我竟把春光辜負了。

春光在窗外笑我，笑我無聊；驕我，驕她不是為着我的……

中國新文學界近來無甚大發展。詩歌小說出版的也很不少，但是好的實在不多。就以小說月報而論，點兒精彩都沒有！我本擬用全力從事文學

創作，但現在因教書竟無閒工夫提筆，這真是使我叫苦的事情。在俄數年的成績是一部新夢詩集，我去年已將牠交上海書店付印，但因中國出版界太幼稚的原故，到現在還未印好，真是氣人！大約新夢再過兩三禮拜就可以出版了。

你對於藝術如何？還用功繪畫嗎？日前崑源因事來滬，敘及你能音樂，會跳舞……我現在可惜沒有聽你漫歌，看你妙舞的機會！倘若有繪畫作品，請寄我一看。

祝你沉醉於春之懷裏！

八

俠僧。

三月二八日。

敬愛的若瑜：

信剛寫完，預備付郵，不料又接到你的信。

多謝你這般地懸念我！我真是幸福！我也值得你這般地懸念？
在的確是很忙。說到精神呢，說不上好，也說不上壞，不過總覺着沒有多大趣味似的。

你爲什麼今年擔任了這些職務？這於身體方面未免太吃苦了。我勸你還是把這些沒有大意思而又麻煩的職務辭去好。

你有這些可愛的學生，能夠同她們玩，同她們笑，是何等地有趣！可是我的學生呢，枯燥，枯燥……

多謝你分送給我的賊賊！我一點兒也不怕犯罪，請你下次還多分送些賊賊——花——給我罷！

你也好文學？

好極了！

治文學要多看文學書，要多創作，並且要多研究

社會的現象和內容。

我現在苦於無多時間創作，真是苦極了！

我誓必要圓

成文學家的夢！

現在我教授社會科學，不過是一時的。

美術專門的內容，我完全不知，待我打聽打聽。

你爲什麼把圖畫丟了？

照我的意思是不應當的。

當着無聊的時候，惟有藝術的幻想可以安慰我們。

我從事文學一半是爲着社會，可是一半也是爲着自己，要在文學的國度裏找

點安慰。

我寄給你的小說月報和咖啡店之一夜兩冊書，你收到了麼？

小說月報

無大意思，咖啡店之一夜比較尚好。

我盼望你多寫信給我！

俠僧。

四月八號。

九

親愛的若瑜！

你大約實在忙的很；我看你每次所寫的信，就知道你很忙，——不忙，絕不會像這樣的了草。

* * *

你接了我這次的信及蘭花，心中異常快活；可是我久未接你的信，心中却很煩悶。可見你要比我幸福得多；為什麼你快活而我煩悶呢？

快活，為什麼要快活？你自己真不知道為什麼要快活？豈不是因為看了蘭花之後，你領略了江南的春意？豈不是因為江南還有一個人把春的消息送給你來？豈不是因為……哦，或者我猜錯了。是不是猜錯了昵？那

我還要請問你。

你的蘭花開了麼？為什麼她故意遲遲地開？大約因為她不願意受我的領略？可是我要領略她的幽香，我却望她終能夠受我的領略！

* * *

我問你近來有沒有畫的作品，為什麼不答覆我？
崑源說，你對於音樂有研究，是不是？又說，你跳舞也很好，是不是？

倘若你自以為有藝術的天才，那我就請你努力於藝術的生活。
藝術可以給我們人生以無限的安慰，鼓勵和生趣。

* * *

上大共有學生四五百人，女生大約有三四十人。學生的程度如何，我不能做一定的答案；不過我敢說，大約不致于較別的大學的大學生為差。

上大共分三系：社會學系，中國文學系，英國文學系。我在社會學系教書。我總覺教書的生活是一種討厭的生活。但是現在因為要維持生活，并且教書是比較清高的職業，所以暫為教書的生活。

* * *

春色滿大地，春意使人醉；願化飛蝴蝶，眠向花深處。
祝你聽鳥語而神飛，聞花香而色舞！

你的朋友俠僧。
一九二五年四月八日於上海。

一〇

親愛的若瑜！

四月十一號的信和袋兒均收到了。

你這樣地愛我勸我，我真不知道怎樣纔能報答你！我的若瑜！我領受你的勸告，我決意照着你所期望我的做去，我決定聽你的話，我決定努力自慰，自愛……

你的袋兒將永把我的心兒裝在裏面，我的心兒永不會忘記你！我的若瑜！相信你罷！

我明天決定起身到北京去。到北京去的原因，我在第一封信已經說過了。倘若我在北京過的好，那我一定也要你到北京去讀書；倘若不好，我或者還跑回上大來教書。

不過現在我的理想是：北京是比上海好。我一到京就寫信給你，請你不要懸念我的若瑜再會！

親愛的若瑜！

—

俠僧。

四月十六日

我到京已四五天了，因事忙，現在纔寫信給你，請你原諒我！我自滬臨行時寄給你的信及相片，你都收到了麼？我雖然有多少天未寫信給你，但我總覺着不安，有天大的事情未做的樣子。我的若瑜！我也知道你盼望我的信的心很切呵！我將來大約在北京住了。我很希望你也來北京讀書；經費我可以完全担任，若無路費，我可寄給你。不過我恐怕你不願意。

我現住在公寓內，工作是翻譯，沒有什麼困難的事情。說起來寂寞，我真寂寞得要命！寂寞時，把你的玉照從袋中掏出看一看，假設與你談笑一番，即

時就覺得快活些。我的若瑜！我現在的心恐怕完全是你的了！但是你現在的心呢……

你現在能不能脫身？若能脫身時，倘若你願意，就請你到北京來。好不

好？我現在總覺得你將來對於我的幫助非常之大！不過在別一方面，我又恐怕將來我沒有什麼成就，要使你失望，要辜負你愛我之心。倘若你現在把我看重了，而將來我不能達到你的願望，這豈不是我對不起你？況且我終身立志從事於文學——文學家的生活，你是曉得的，大約都是飄泊潦倒的多，難免我將來要連累你；這是我遲遲未向你說明我對於你的心事之原因。崑源兄屢次提起我倆的關係，我都以含糊答之，這并不是因為有什麼不滿意於你，實因為我恐怕我自己的前途不能符合你的希望……

請你老老實實地說一說，你對於我的態度究竟如何。我們現在要說清

禁，免得將來起誤會。祝你好！

你愛友俠僧。
四月二十六號。

一一一

親愛的若瑜！

我寄給你的快信收到了麼？

現在我同一位外國的朋友來至內蒙古旅行，大約要旬日光景纔能回京。旅行一方面是苦事，而一方面又是樂事：有機會能走遍中國各邊區，看一看邊區是什麼景象，風俗如何，人民文化程度如何，豈不是一件有趣味的事麼？

塞北風光無論如何敵不過江南景物！第一，灰塵大的很；第二，荒涼而不秀麗。也無怪乎從前北方的民族都要往南侵，而圖佔據那景物秀美的江南。

說到此地，我又聯想到你的生長地——開封了。黃河兩岸的景物真是荒涼極了！我這一次北來經過河南的境界，不禁令我回味江南了！信陽的風景如何？

你現在精神如何？忙的很麼？我勸你來北京讀書，你願意麼？餘容續談。祝你康健！

你愛友俠僧。
五月五號于張家口。

一三

親愛的若瑜！

前信收到了沒有？

旅行倒也很有趣！

同伴除了一個俄國朋友之外，請你猜一猜，還有誰？

哈哈！還有你呢！你聽了這話，一定要笑我傻了；你現在坐在那學監室裏，或立在那講台上，或同着學生們在那信陽城外的郊野逛逛，怎會現在做我旅行的同伴呢？

若瑜！我並不傻啊！你不曾記得你寄給我的兩寸長的玉照？那玉照不是你麼？她現在我的身邊，她跟着我到處跑，她一刻不離我身，她真是我最親密的旅伴……但是她就是你的玉影呀！她是你的代表呀！我說你現在同我一塊兒旅行，你能說我傻麼？倘若你忘却我身邊有你的『她』，那你纔算是傻呢。

在旅行中我不能得着你的信，真是有點令我沉悶！雖然我身邊有你的『她』，但『她』不能說話奈何！我對着『她』只有默想，只有……

你在那對溪流默坐的時候，你在靜聽美妙的音樂——那風聲，鳥聲，水聲

的時候，你在那夜闌人靜的時候，是否也曾憶起了我，一個在塞北旅行的我？
倘若你願意，你有工夫，請你儘管照着我北京的通信處寫信給我；等我回北京時，我將她們一封一封地細讀，我將有無限的樂趣，不可言的愉快！

.....

.....

這些點子表示我對你有說不盡的話。再會。

俠僧。
五月七日於旅次。

一四

親愛的若瑜！

我於昨日回到北京。你前後寄來的三封信，我都收到了。你於我離滬

後寄至南成都路的兩封信，至今友人還未轉給我，我現在寫信請友人寄來，請勿念。

這一次的旅行可是把我消瘦了許多！塞外的風土令我回想江南的秀美，——我只走到內蒙古與外蒙古交界的地方（多倫），已經弄得我憔悴不堪；外蒙古沙漠的况味更不必談及了。

但是我此次實得了許多新的見聞，——這是痛苦的代價！

* * *

若瑜！我的若瑜！你這般愛我，你這般熱烈地愛我，真教我向你表示無限的感激！在這樣枯寂的人間裏，冷酷的人羣中，你居然熱烈地愛我，你居然向我表示最親密的同情，怎能不教我發生無限的感激？若瑜！親愛的若瑜！我決定承受你的愛，我決定承認你願意從我所得到的一切，我決定……好！我是你

的了，我是你的了！

本來我倆的交情已有了五六年的歷史，在這五六年中，你我相互間的了解，可以說已有了相當的程度，非平常一見面就戀愛者可比。我相信倘若我倆結合後，我倆的愛情一定可永遠地維持，一定不至於有什麼痛苦的發生。

若瑜！親愛的若瑜！我的心已燃燒着熱烈的愛情之火，我誠懇地向着你的
玉照 Kiss, Kiss……

* * *

你若能設法現在來到北京，那就好極了！我熱烈地盼望你來，我誠懇地等待你來，我急於要同你見面，同你握着手兒談一談。

我現在要休息一禮拜，什麼事也不做。一禮拜之後，或者我又要到張家口過兩三個禮拜，因那邊友人硬要求我幫他幾天忙。好在北京距張家口不

遠，只有六個鐘頭的火車。倘若你現在能來北京時，一定要先幾天寫信給我，說明何時可到北京。倘若我來不及接你的時候，你可直到錢糧胡同北花園九號阮勵甫君家裏；阮君不在家，他的夫人奚湜（號沅君）可以照料一切，不過我總設法能夠在車站親自接到你。

你現在或已回家了？你母親的病況如何？

餘容再談，祝你康健！

俠生。五月十四日于北京。

一五

親愛的若瑜！

這幾天我休息，什麼事也不做，所以我現在又有工夫提起筆來寫信給你。昨日寄給你的一封快信，諒已收到了。

你差不多每次寫信給我，都說有病，這真令我不安之至！你的身體很好嗎？大約是因為過於操勞的原故。身體的健康關係一生的幸福，你應當加以十分的保重。我既承認你是我的伴侶了，我從今更有權要求你保重自己的康健了。我的若瑜呀！我的愛人呀！你應當聽我的話，你應當執行我的要求。你能愛自身，就是表示能愛我，就是表示對我負責任。我現在決定把我的靈魂寄託在你的身上，倘若你因不康健而受苦，那我怎麼辦呢？我的若瑜！親愛的若瑜！從今後好好地愛你自己，好好地看護我的靈魂，好好地……好好地……

我知道你接到了我昨日的快信，心中一定很快樂，因為那封信我將赤裸裸的心捧給你看了，我決定了對於你的關係，我將我的一切都貢獻給你，我規定了我是屬於你的。我現在右手提筆寫信，左手持着你的玉照——寫一句：

Kiss 她一下，我心中燃燒着熱烈的愛情之火，大約你無形中也感覺得這個熱度罷。我現在更感覺到寫愛情信是人生極快樂的事情——我現在的快樂不可言狀，或者我有生以來，未嘗經過這種高度的快樂。我的若瑜！我的愛人呀……

我現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現在能到北京來。說老實話，我真想同你快些見面，快些會聚！我想你大約也同我一樣地希望罷。倘若你現在能够設法脫身，那就請你現在來；倘若真正地不能夠，那末，也只好待到暑期。不過這一兩月的相思怎麼挨過呢？至於你到北京後進什麼學校，這可等待你到北京後再商議，要進什麼學校，就進什麼學校，不成爲問題。現在的問題，就是你现在能來不能來。

你現在或者到開封去了？

母親的病況如何？

我祝告她老人家早日病

愈！你能就從開封來北京，那就可以免去學校的麻煩了。倘若我能親自到車站來接你，那就好極了。我休息一禮拜後，還要到張家口去，前信已經說過。不過張家口離北京只需六小時火車，你能前幾日寫信通知我，我一定可以親身到車站接你。請你快些給我信。

你的俠生。
五月十五日。

一六

親愛的瑜妹！

十四號寄來的信，收到了。我到京後共寄兩封快信給你，收到了麼？照理，我今天應當接到你的覆信了，但是竟沒有接到，好急煞人也！

我的瑜妹！你的精神爲什麼這樣不好？爲什麼總是天天沉悶？我恨身

無雙翼，不能飛到你的面前，用我的全身心，全靈魂，——用我所有的一切來安慰你！倘若你的沉悶是因為我，你的精神不好也是因為我，那真是我的罪過，我只有將我所有的愛來報答你。親愛的瑜妹！你將我所與你的愛做唯一的安慰罷！

你的小照隨我到處跑，你的心靈也隨我到處跑……瑜妹！我相信你說的一切，我相信你的心靈為我佔有了。你不明白為什麼你的心靈要隨我到處跑？真的麼？我知道這是因為什麼，——因為你的心靈已經屬於我的了；牠不得不隨着我到處跑，牠不得不附着我的身體。

……
……
瑜妹！我最親愛的瑜妹！反轉來說，我現在的心靈又何嘗離了你片時呢？我，我同你處在一樣的境地。

你的詩很可造，我祝你寄給我的這首詩是做女詩人的開端。

瑜妹！我倆

都是詩人罷；都沉醉於詩境裏罷；都過詩人的生活罷；我倆的一切都詩化了罷。
瑜妹！你是我司文藝的女神，你是我看守靈魂的安琪兒，你是我的最貴重的……

我天天盼望你到北京來，如盼望愛神的降臨一般，但是你究竟什麼時候來呢？大約一定要到假期？這一個多月的相思如何得過呢？我可惜現在也是脫不了身，不然，我久已跑到信陽來看你了。空間的距離真是可恨啊！牠隔住了我們不能見面，不能對面談話，不能緊緊地握着手，雖然，牠隔斷不了我們的愛慕，我們的消息。

我明天到張家口去。張家口也還好，不過風沙多些。你此後寫信可以寄到張家口去，免得由北京轉。何時回北京還未定。不過倘若你來北京時，我一定趕到來接你。倘若我來不及時，前信已經說過，你可直接叫人力車拉

到阮君寓處；倘若車在夜裏到時，你可先住一夜客棧，然後纔搬到阮君寓處。阮君家無別人，除其夫人外，只一姐姐。你到時，阮君的夫人一定可以照料一切，請勿慮念！

現在夜深了，親愛的瑜妹！我與你在夢中相見罷。倘若你夢見我時，請你溫柔地，溫柔地對着我笑；緊緊地，緊緊地和我擁抱。

祝你康健！

你的俠僧。
五月十八日夜。

一七

親愛的若瑜！

我回京後共寄三封信給你（其中兩封是快信），不知你收到沒有？或

者你已回開封了？不過我在信封上已寫明，倘若你不在信陽，即請門房轉寄至開封；大約牠們不致於遺失罷。

我現在又住在張家口了。住張家口本非原意，不過因種種關係，不能拒絕。在物質生活方面，比較在北京或上海要貴族些，但我還是不願意在此地長住。此地雖然也是一個大城市，但因為可玩遊的地方太少，實覺有點乾燥無味，我總想早日脫離此地。

若瑜！親愛的若瑜！我現在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了。我現在等妳如大旱之望雲霓，倘若能早日看見你，倘若能早日和你一塊兒住，則對於我是第一最快樂的事情。你究竟在最近的時間能否來京？若無路費，則我現在寄幾十元給你，實不感覺困難。倘若你現在能夠脫身，則請你先到北京，到北京後，倘若你願意，也可到張家口來望望。你入什麼學校好些，則可俟你我見

面時再討論，——這並不成問題。

我臨走時對阮君的夫人奚女士說，倘若你有信給我，即請她迅速地轉寄給我。我很盼望在這幾天內能够接到你的信。

我現在精神還好，請勿念。不過，向你說實話，相思的苦楚却有點難熬！

我相信你也同我一樣的心境罷。我的若瑜！什麼時候我倆纔能握着手談一談六年來的相思？什麼時候我倆纔能把兩地相思的苦楚拋去？

你屢次寫信給我總說身體不好，這真令我不安之至！你的身體為什麼

這樣不康健？你勸我保重身體，為什麼對於自己身體這樣地不保重？我的

若瑜，請你說一說道理！倘若你愛我，則請你先愛自己的身體，使我安心，使我快樂。我的若瑜！請你聽我話罷！

我的若瑜！我現在一切的希望都放在你的身上，——這請你要有十分的

了解我，要對我負責任……

祝你康健！

寄若瑜妹

今夜月明如鏡，

妹妹，我想起你：

倘若你在此地，

我將與你作纏綿之蜜語。

今夜月明如鏡，

妹妹，我想起你：

你的俠生。

五月二十一日于張家口

倘若你在此地，
我將與你對嫦娥而密誓。

今夜月明如鏡，
妹妹，我想起你：
倘若你在此地，
我將與你對花影而相倚。

今夜月明如鏡，
妹妹，我想起你：
倘若你在此地，

我將與你賦永戀之歌曲。

中曆閏四月十五夜詩意，二十一夜寫出。你愛的俠哥。

一八

親愛的瑜妹！

十八、十九寄來的兩封信，我都收到了。同時我又接到一封信面是你寫的，而信的內容大約是你的學生寫的一封信。我實在未想到寫信給你，要到北京來，同時驚動了你的學生。那封信，大約你也是過目了的，罵我不應天天寫信給你要你來北京；在這一層，我的確要向她們認不是；但是她們要曉得，教員是什麼時候都可找得到的，而我的愛人却祇有你一個，比較起來，到底那一方面重些呢？

她們因為我要你到北京來，遂抱怨我不應當使她們的老師與她們分離，也就同我抱怨她們不放你到北京來一樣，不過我覺得我還有些理。我的若瑜請你自己下一下判斷——是我的不是，還是她們的不是呢？但是話雖如此說，我還要請你替我向她們道歉，請她們原諒我，莫要無辜地再抱怨我。

你現在真不能脫身，我當然不能使你為難，要你一定到北京來。不過暑假你能不能踐約，這還是一個問題；不過我總希望你切勿因父親的反對，遂不能決意來北京和我會聚。你或者愛學生的心思比愛我的心思切，下半年你或者還在信陽也說不定。倘若你真愛我，你暑假一定要到北京來，一定不致於因父母的反對，學生的挽留，就不願意順從我的要求了。

也好，現在你不到北京來；我現在也不能住在北京。我現在身體還好，不過事情忙些。張家口地方雖然也不小，但灰土太多，風景毫無，我實在不願意常住。現同外國人一塊住，說的是外國話，吃的是外國飯，日與外國朋友嘻笑，倒也不感覺得十分寂寞。但是我想念你的心思啊，卻沒有一刻兒停止過我的若瑜！你想想，你怎能不是我相思的對象呢？

* * *

你願永遠地，誠懇地，熱烈地愛我一個人，我的若瑜！我相信你！請你也相信我罷，我愛你，我永遠地愛你，我把我的靈魂交給你，我永遠是你的！你堅確地相信我罷！我想，倘若有一個女子真能了解我，真能堅決地愛我，那我無論如何，絕不致於有負於她……我的若瑜！我不是一般時髦的青年，我不是薄倖負人的浪兒……

你已決定此生同我共甘苦麼？我曾屢次同你說過，我是一個革命詩人，我是一個反抗者，我將來的生活大約總是飄泊流浪；倘若這一層你不認清楚，那將來你或者會因之失望呢。親愛的若瑜！你不怕將來我要運累你受苦麼？你或者也有點懼怕罷……

你說你的感情把意志戰勝了。你以這件事情爲痛苦麼？你以這件事情爲失敗麼？不，我的若瑜！我們都是人，我們要過人的生活，我們要完滿人的生活，我們始終是情感的動物。倘若一個人沒有情感，或者他是一個很好很有用的人，但是我決不能承認他爲完美啊！

* * *

周仿溪君這樣地看重我，好生教我慚愧！我雖然想勉力成一個東方平民詩人，但離成功還要差得三萬八千里，或者永無成功的可能。倘若我的作

品能夠博得人一點兒贊許，這雖然是我的榮幸，但是也是我的慚愧啊，我慚愧我不能一時盡我所應當的責任。

倘若周君願意和我通信討論討論，則我表示十二分的歡迎！不過我現在所應當愧疚的，就是我現在非常忙，差不多很少寫信的工夫，若教我寫一篇有系統的信，那真是困難極了。但是周君若能寫信給我，我一定要抽工夫回覆他的信。

我的詩集已出版了，但是我自己還未看見。我自己以為其中僅有幾首比較還好，其餘的也是幼稚極了。

* * *

你的肺既然有點毛病，則應當趕緊醫好才是。肺病不是可以隨便忽略的！你應當少操勞一些，你應當少思慮一些！

珍重！
：

珍重！
……

你的俠僧。

五月二十五日。

一九

親愛的瑜妹！

二十六日寄來的快信收到了。

你寄到北京的兩封信，已由奚女士轉寄

給我了，請勿念。

你的病真已經完全好了？

我雖不信上帝，但我要燒心香，為你乞禱，乞禱

你永遠康健，永遠脫離病魔的羈絆！

你的精神為什麼有點沉悶？

沉悶的原因是什麼？

我的瑜妹！我倒要知

知道！你教我不要老念着你，這不過是你的話罷了，其實我怎麼能不老念着你呢？我最親愛的瑜妹！你想想……

我倆的愛，我倆可以自傲地說是最純潔的，最真誠的，——純潔的，真誠的愛，應當是永遠不滅的啊！

瑜妹，親愛的瑜妹！我愛你，我永遠地愛你；你愛我，你永遠地愛我……

我不知道五月二十七日是你的生日。倘若我知道了，我雖然不能遠越重山，來到你的面前，為你祝福，但我也要靜立十分鐘為你默禱。我的瑜妹！我的靈魂！祝你永遠的康健，祝你永遠承受我的愛，祝你將來為我放女神的異彩。

你分給我的兩個小小的書夾兒好玩極了，感謝你，我并感謝閻女士。你教我不要笑你小孩子氣，喂！難道我們都要裝着道貌肅然的老氣橫秋麼？我

們永遠要過小孩子的人生，有趣活潑的人生！我的瑜妹！我希望你永遠是一個小天真爛漫的姑娘！啊，瑜妹，我的一個小天真爛漫的姑娘……

你現在不能到北京來，也沒什麼大要緊，我很知道你脫不了身。不過暑假時你再不能說不來北京的話了。你梭什麼時候放暑假？請你告訴我。

你的母親回開封了麼？倘若你願意，就請你代我祝她老人家康健。

周仿溪君願與我通信，我表示十二分的歡迎。但我現在一因事忙，二因不知說什麼話好，因此，我請他先寫信給我。

你愛的俠哥。
五月三十日。

二〇

親愛的瑜妹！

五月二十九日的信收到了。

你千萬不要生氣！你的學生所以這般的設法挽留你，亦不過是過於愛你，不願與你離別，並沒有什麼惡意。我並不因為她們寫信怨我生氣，我很原諒她們，我請你也原諒她們罷。你不必認真與她們計較，傷了感情倒是很不好的事情。

你決定下學期不在二女師教書了，我極端贊成。你還是在求學時代，現在應有求學的機會，無論進學校或是自修，但還是要求學。

你決定暑假來北京看看我，安慰安慰我們六年來的相思，這是我唯一希望的事情！我的瑜妹！我相信你，我相信你決不至於不踐約！固然，真正的戀愛不必斤斤於見面的遲早，但是我們都是人，都具有通常的人的習慣——早些見面總比遲些見面好些；會聚總比不會聚快樂些；握着手兒談話總比拿起

筆來寫信要舒暢些。我的瑜妹！你以爲？

你因爲了解我，相信我，纔能這般誠懇地，熱烈地愛我，——我的瑜妹！這是實在的，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俠僧究竟能否永遠地愛你？』……這也是很自然的疑問。凡是一個人過於戀愛某一個人的時候，常常要起許多疑問，發生許多猜度。不過，我的親愛的，你可不必這樣地疑問；你倘若相信自己能永遠地愛俠僧，那同時也就可以相信俠僧能永遠地愛你了。我的瑜妹，請你放十二分的寬心罷！

讀了你這一封信，我更覺着有無限的愉快！我並不以爲你是一個貪生怕死的貴族式的女子；不過我有時却想到，普通常因物質生活的關係，或因思想的不同，易發生愛情的阻碍。這個我當然不能以爲你將來不能同我共甘苦，不過我也同你一樣，常常起一些疑問罷了。讀了你這封信，我認得我這種

疑問是不必的，此後我在你身上將不發生任何疑問。凡是你所說的，我都完全領受，我都完全相信。我的瑜妹，你是我司文藝的女神，你是我的靈魂，我怎能在你身上發生疑問呢？

海可枯，石可爛，我倆的愛情不可滅！

我的瑜妹！

祝你珍重！

一一

親愛的若瑜妹！

來信均收到了。

你愛的俠哥。

六月三日。

你說你的母親這幾天好了些，這是第一能够使我歡喜的事情。我知道你在母親病中是如何地憂慮，沉悶和痛苦。但是，妹妹，你曉得我也同你一樣憂慮，沉悶和痛苦麼？

你說世界上只有我可以安慰你，但是反過來說，世界上除了你，還有誰可以來安慰我呢？妹妹，親愛的！請你回答一下罷！倘若你的母親病好時，即請你到北京來，來與我握手，來與我接吻！妹妹，你當然明白這種相思味……

很好，你有許多朋友爲你做伴，和你玩笑。你說錯了一句話還是小事，惹得她們笑話一場，倒有許多趣味！你爲什麼說錯了一句話？豈不是因爲你時時刻刻想來北京麼？她們聽你把北倉說成北京了，當然要笑你，但是這種笑實有說不出的趣味！

我當然不願意恭維你，說你的詩做得如何好；但是你對於文學確大可造，

這確是事實。

我自然要把你當成一個高足女弟子，將來要好好地用力教你。倘若你那一個字放錯了，我或要用手指頭刮你的羞臉；倘若你羞哭了，我便跪在你的面前賠不是（先生向學生賠不是，你說好不好呢？喂！我的女弟子，我的妹妹，我的愛人，我的女神！

開封天氣熱得很麼？

張家口還好，不十分大熱。

我近來的身體還好，不

過或者有點爲你消瘦啊！你能够聽我的話，好好地保重自己的身體，這真是我的好妹妹，你的小妹多大了，能够照料家事麼？母親的病快好了罷？

我大約在張家口還要住兩個月，兩個月之後決定回北京，不願再到什麼地方去。我本打算我和你在張家口過暑假，現在這種計劃能成與否，妹妹，這完全靠着你的意思啊！

與你接一個親蜜的吻！

你愛的俠哥。
六月四日。

二二

親愛的瑜妹！

昨天同時接到你兩封信，快樂已極！因為事忙，昨天未能即刻覆你信，還請你原諒我啊！

我希望天天能夠接到你的信，因為別無可安慰我的東西，只有你的信，只有你的信！妹妹！我是你唯一的安慰者，——掉轉來說，你也是我唯一的安慰者呀！

我講一句老實話，我沒有一刻不念着你，我沒有一刻不把你放在我的心裏。親愛的瑜妹！我不願意拿形容詞來形容我對於你的心情，因為這心情是

不能形容出來的。惟有你，惟有你能無形的領會呀……

妹妹！暑假一定到北京來？我相信你，我相信你！

你是一個鄉下的女子，生長在開封，又在南京讀過書，還說是沒多到過

大城市，好不害臊呀。喂！倘若你真個摸不到東南西北，那可是苦慮煞我了！

親愛的妹妹！你同密斯閻一塊兒來北京也好，好教我放心些。不過 Miss 閻

到北京來有無事情？她能爲着專門送你？請你告訴我。

你念着我，我念着你，——妹妹！我倆永遠地念着，我倆永遠地念着，念到那

海枯石爛的時候……

昨夜月光圓，

精心憶河南；

關山雖遠隔，
兩地夢魂連。

你愛的俠哥。

六月九日於張垣。

二三

我親愛的瑜妹！

好快活，今天又接到你的信！

我但願天天能夠接到你的信……

今年暑期我本願回家瞧瞧，瞧瞧我多年未見面的母親，但照現在的情形，我恐怕暑期無回家的可能了。好在我時常寄信和相片回去，我母親對於我

也很放心。今年寒假，無論如何，我是要回家的。

我現在的確很忙，因為朋友的關係，恐怕一時不能脫身。看書和創作的工夫是很少的；前幾日因上海事變，做了一首詩寄至京報，但至今未發表出來，大約是因為我的詩太激烈了罷。昨天我寫了一封信去罵該報記者，但結果如何，還未得知呢。

是的，妹妹，生活太忙了，於身體有些不好。我總想方法消遣，但總覺乾燥，

——這或者因為沒有你在我的面前罷。親愛的妹妹，你幾時纔能在我的左右呢？照你的說法，張家口或比開封好些；妹妹，你來北京後，我就請你來張家口玩玩，你願意嗎？我想你一定是願意的！

趕快來北京，我的親愛的……

妹妹，你描寫你兒時的情況，不禁也令我神往了。是的，我們的黃金時代

是兒時，但是兒時已經過去了，我們怎麼辦呢？妹妹，時間上的兒時雖然過去了，但是心理上的兒時還在保存着啊！我們永遠保持着兒時的心境，永遠爲小孩子，永遠地歌，跳，舞……

無論如何，我總忘不了景物秀美的江南！妹妹，你雖生長在黃沙無際的開封，但我想我倆將來應極力設法長住在江南，長領略江南的春意，以補你過去的損失。妹妹，你說好不好？

前天夜裏月明星稀，我想起你寄給我的一首詩，我幻想你坐在月下或徘徊月下，對着明月沉思，沉思一個塞北的我……忽兒想起天氣甚涼，你受了涼可不是玩的，欲喊幾聲『親愛的妹妹！保重……』但是你怎麼能聽見呢？親愛的妹妹！保重……

你愛的俠哥。
六月十日。

二四

親愛的瑜妹！

今天接到你十六寄來的信，快樂已極！快樂至不可言狀！

昨日我還寫了一封信給你，問你爲什麼許久不寫信給我——這一封信大約你收不到了。妹妹！我現在最沉悶的事情是收不到你的信，最快樂的事情是收到你的信。

你一個人來北京，還是同 Miss 閻 一塊兒來？倘若你一個人來，那我就請你莫要多帶行李，並可一直到張家口來，我同你一塊在張家口過暑假，暑假後再商量在北京進學校的事情。你看好不好？從信陽到北京不用更車，大約無什麼困難的事情。不過北京是你的生地方，從北京上京綏車買票等等，

大略有點不方便。這邊軍官學校要開課，恐怕他們不放我到北京來接你。請你到北京下車時，即喊人力車拉到錢糧胡同北花園九號阮寓，我現在寫信給阮君夫人，請她招待你一下。若是你夜裏到北京時，則可宿一夜客棧，第二天清早七點鐘即叫茶房將你送到西直門京綏車站，八點多鐘開車，下午三點多鐘即到張家口。（車票務必買頭二等）行李務宜少帶，有什麼缺乏時，到此地再置。到了張家口車站時，即喊人力車拉到八十間房二十七號蔣光慈寓處。一切用費不必過於儉省，若款不足時，可暫借，你來張後，我即將款匯還，請放心。

你可先寫一封信給阮君夫人（奚沅君女士），說明什麼時候到北京，請她招待你。我現在寫信給她，請她幫我一點忙，一定可以做得到。或者你到了北京後寫信給我，我設法來北京接你到張家口來。

出門固是麻煩，但是妹妹，你的胆可放大一點，不要緊。倘若你同Miss
 閻一塊來北京，那也好極了，她的年紀大些，總可以招呼你。你倆來至北京可
 先住公寓（東四牌樓大興公寓還好），安置好了之後，即寫快信給我，我即設
 法來北京。

我的妹妹！我的親愛的妹妹！道路上可要珍重了……

祝你一路平安！

你愛的俠哥。
 六月十九日下午。

二五

親愛的瑜妹！

很奇怪，你近來不愛寫信了。

這是因為事忙所致，還是不高興提筆呢？

你說到開封就有信給我，若然，則我現在久已該接到你的信了，但是現在還未接到，這真教我急煞了。

無論如何，我不相信你暑假不到北京來！大約你也不好意思不來北京

罷？前封快信我要求你來到張家口過暑假，你願意不願意？橫豎暑假你不

能進學校，你若來到張家口時，一者你可以休息休息，二者你我也可以團聚了，

這豈不是很好的事情？我初到張家口時，覺着甚是不安現在過慣了，覺着也

沒有什麼，或者比你的貴開封還要好一點也未可知。

我想我倆將來走一條路，我希望你也勉成一個女詩人。成功與否，這當

然是不可預料的，但是我們可以抱定一個志氣呀！妹妹，親愛的妹妹！你莫以

此爲幻想啊！倘若你來張家口時，我想你很可惜這個時間來同我研究研究

文學，並促長我倆愛情中的詩意。

請你快來！請你快來！

倘若你能同 Miss 閻一塊兒來，那就更好了，因為我可以多放心些。就是你一個人來，妹妹，你要放胆大些，你不是一個初出門的小姑娘，怕什麼呢？路費應預備充足些，不夠可以暫借，等你一到時，我就匯還去，請你千萬放心！

你到北京後，或到阮君寓處，或住客寓，寫信給我來接你，或直接就到張家口來。不過你到北京住下後寫信給我，我到北京來接你較為妥當。到北京後可寫快信給我，隔一天我就可以到北京，便利極了。妹妹！請你放心！

你的父母大約不致於阻擋你罷？我倆的關係和歷史，你告訴過你的父母麼？或者你的父母不相信你也未可知呢。

我現在的精神很好，因為我對於你的愛情使得我的精神不得不日變好了。

祝你康健！

你愛的俠哥。

六月二十三日。

二六

親愛的瑜妹！

今天接到你自開封寄來的信，即時恨不能生出雙翼飛到你的面前，幫助你分一點勞苦，安慰你，並且安慰你的母親。倘若你的母親見着我這個女婿（喂！我真不好意思說是人家的女婿！）並且你的母親承認我是她的女婿與否，還是一個問題。現在我姑且這樣說罷。）或者也高興一點。你見着我在你的面前，或者也把愁苦減少一點。但是，妹妹！我親愛的妹妹！我現在怎麼能脫身呢？此地有幾個朋友做事情，他們完全仗着我，我幾乎不能離開一步，無

論如何，他們是不肯放我走的。這真是急煞我了……我的妹妹！我的親愛的妹妹！我怎麼辦呢？我真是急得要哭了！請你原諒我……

你現在的生活很苦，我的確很可以想像出來。我不能來幫助你，我真慚愧，我真對不起你……但是，妹妹，我究竟是你的愛人，我請你好好地保養身體，千萬別過於愁苦。母親的病終久是會好的，你切勿過於着急，着急也是沒有用處啊。我的妹妹！請你聽我的話，請你體諒我愛你的心思，請你千萬珍重自己的身體！

請你千萬莫要慮念我！我現在雖然有點忙，但是心境還好，因為有你誠我的安慰者。我固然希望你早到北京來，但是你現在因母親的病不能來，我絕對不願意強你為難。你現在可安心伏侍母親，使母親病好時纔到北京來。我現在雖希望你來，但我更希望你的母親趕快全愈，使你能早日動身來。

此次滬漢慘案，言之令人心痛！好在中國近來民氣發展得多，或不致於有亡國的現象。我知道你對於此次慘案是很憤怒的，但徒憤怒無以救祖國，還望保重身體，留之爲將來的貢獻。

妹妹！親愛的妹妹！請你不要念我，請你保重身體，請你安心侍候母親！與你接一個最安慰最愉快的吻！

你愛的俠哥。
一九二五年六月廿九日。

二七

親愛的瑜妹！

昨天獲你一信，你收到了麼？

今天星期，我同兩位外國朋友坐汽車到郊外溜了一趟風，精神爲之一快。

張家口城內雖然不好，但是與城附近的郊外，倒還不錯。我們隨身拿了照相機，照了許多片子，倘若晒出來好時，我一定寄一兩張給你。最有趣的是我們今天本想照幾張鄉間女子的片子，可是她們起初對我們發生趣味，待到我們拿出照相機時，她們就駭跑了；大約她們怕我們把她們的玉影捉下了，或者是不明白照相機是什麼東西，具有什麼神奇的作用。

此地婦女擦粉的程度，可算是十足！我們由此可以看出北方文化的落後，北方風俗的野古，我不知因為什麼原故，一遇見擦粉大不像樣的女子，就似覺要發嘔的樣子。

*

*

*

你母親的病況如何？若你母親的病還未好，那我請你千萬小心伏侍，勿以我爲念，若你母親的病好了，那我就請你到北京來，毫不遲疑地來！

今天到郊外遊逛的時候，特別地想起你，恨我不能手携着手兒，以享受這美麗自然界的賜與。人生幾何？我們固然要做事，要受苦，但是，這並不是人生的全體；妹妹！我們要快樂！要幸福！快樂與幸福莫過於月下的相偎，花間的蜜語。妹妹！這是我的意思，你或者以爲不是……

* * *

昨夜月色真是再好沒有了！我在月下踱來踱去，妹妹！你曉得我憶念你的情緒是如何縈繞而深沉？我少不得幾番背誦我上次寄給你的那一首詩：

倘若你在此地，

我將與你賦永戀之歌曲。

你愛的俠哥。
七月五日。

二八

我最親愛的瑜妹！

又有五六天未接到你的信了。因爲什麼？
母親的病況如何？你的身體康健麼？事務太多？精神疲倦？——我總好莫明其妙的猜想；有時幾幾乎連飯也吃不下去。

我想，開封的天氣現在一定是很熱了。倘若你母親的病還未好，你終日煮飯煨藥，忙個不亦樂乎，你怎麼能當得起呢？妹妹，我願生雙翼飛到開封來，略略分一點你的勞苦和憂慮；但是，這是不可能的事啊！

倘若暑假中你真個不能來北京，我一定想方法到開封來一次。現在我是這樣地想，但是遂願與否，還是一個問題。

我。
你父親回家來了麼？他做什麼事情？在外省，抑在本開封？請你告訴

我。我在此地大約還有兩個月住。爲着朋友的關係，脫不開身，真是教我沒有辦法！雖然我現在的物質生活比較富裕些，但這並不能擾動我的心志。兩月後一定回到北京，好好從事文學的創作。此生誓勉成一東方詩人，不達志願不已。我現在因事忙，很少創作的機會，這實是我引爲最痛苦的事情。我的新夢集久已出版了，你已經過目麼？該集中有許多幼稚的作品，我自己也不十分大滿意。

此地天氣不十分大熱，這倒是一件好事情。我現在身體還好，請你勿念。我現在酒也少吃了，很注意保重自己的身體——這或者都是爲着你罷……窗

窗外促織知地叫，好似故意地擾動客中的情緒——我憶想那江南，我

更憶想那爲母病而勞苦的，我的愛人！

*

*

*

你愛我，你瘋狂的愛我，

只因我是詩人，你是司文藝的神女。

*

*

*

——與一個理想的她

二九

親愛的瑜妹！

我未接着你的信，已經一個多禮拜了。

到底因爲什麼原故？真教我莫

明其妙！

你愛的俠哥。 七月九日。

或者因為郵局的遺失？你身體的不健？母親的病重？抑或別有原故？抑或對我發生了誤會，不願再寫信給我？到底因為什麼呢？你自己就或不能執筆，託朋友代寫幾句，也未使不可；為什麼就長此地下去？你知道我接不着你的信，心中是怎樣的煩悶？老實說，我這幾天精神却不大好，飯也少吃了；長此下去，我自己也不知道要到什麼地步……

我全副的希望放在你的身上，你的一切怎能不放在我的心裏，刻在我的腦裏？倘若有什麼不滿意我的地方，請你說出來，或罵我幾句，這都沒有什麼；不過總要使我知道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也或者現在我太過於小孩子氣了；但是我怎麼能不念你呢？

請你務必寫一兩句話給我，或託人寫幾句！我現在盼望你的信，就如大旱之望雲霓一般；妹妹，你曉得麼？

祝你愉快！

祝你不要忘却我！

祝你的母親康健，她的病早愈！

你愛的俠哥。

七月十三日。

III

親愛的瑜妹！

我久未到君家去，以致於你的快信今天纔接到。原來我不在君處時，送快信的郵差不願將快信留下，祇留下一快信條，而君又忘記告訴我，因此，我今天纔把這一封快信收到。我老寄信責備你爲什麼不寫信給我，誰知你寄了信，而我未能按時收到呢？我的妹妹！請你原諒我！

你的母親病好些了，這是我盼望的事情！你這麼樣地愛母親，我因爲你的原故，當然也要愛她了。說起母親來，我對於我自己的母親已五六年未

見着了，當然也免不了誠懇地念着她；好在每次接看家信，她老人家康健還好，並且她的身旁有我的兩位哥哥，一位妹妹，不感覺得十分寂寞。我今年冬或者一定要回去看看她，以盡盡爲兒子的道理。在實際上，我現在已經成爲脫離家庭的一個人了，幾幾乎與家庭沒什麼大關係。你呢？當然與我不一樣。你母親只有你一個，你當然要照顧你的母親；倘若她願意我做她的女婿的時候，我將來或也免不了所謂『半子』之責罷。你母親誇獎我有志氣，好生教我慚愧！到現在還無所成就，志氣云乎哉？不過我總願意照着她老人家的話做。

你仍要赴寧，這是我的一個大失望！本來你爲着求學要到南京去，我當然是不好反對的。不過照着你這一次的信，可以概括你仍要赴寧的原因：

1. 你父親反對；

2. 故友阻攔；

3. 南京教育比北京好；

4. 東大未畢業甚爲可惜；

5. 許多人譏笑你太過於愛我，倘你到北京來求學，一定旁人要說你是專爲着我的要求，纔來北京求學。

6.

7.

關於這些原因，我現在不願意多加辨駁，好在你已答應一定要到北京來看我，等我倆見面時，纔解釋得清楚。你真決意仍到寧求學，一定要到寧求學，我也沒有什麼話說，我怎好意思反對你讀書的計劃？人家豈不要罵我？其實受人家罵也不算一回事，我與我愛人的事情，與他人什麼相干？誰個也沒

有罵我的權利！不過一定要反對你的意志，我倒是不願意的。

你因為愛我，久為許多人所注意，所譏笑；我真不知人們為什麼好這般多事！戀愛是兩方面個人的事情，與他人有什麼關係？你的那一位學生真有趣，居然替你做起戀詩來了。詩雖做的不十分大好，可是倒還有意思，有趣味。倘若我見着她的時候，我或者要說一句，『小姑娘的是可人！』

我最親愛的妹妹！你心目中現在只有一個我；你知道我除了你而外，誰個還能在我的腦海中有一個位置呢？我現在也真是有點戀愛狂，不知為什麼這般地愛你，總想你能與我在一塊！不過我敢相信，現在如你我這樣純潔的戀愛，大約不是多見的。你以為？

我現在的精神枯寂的了不得，除非你用點甘露將我的精神洒一洒，除非我能在最近的時間與你見面，大約是不會發生什麼興趣的。妹妹！親愛的妹

妹！你知道我現在的境况麼……

倘若你能發慈悲，下決心，真到北京來，我一定到北京來，來與你接一接戀愛的蜜吻！

你愛的俠哥。
七月十四日下午。

三

親愛的瑜妹！

七月十四日的來信，收到了。

妹妹，你爲着我挨受苦痛，我一方面表示感激，一方面又甚覺不安。我相信你所說的話，一切都是真的。二女師的校長及學生真是奇怪，爲什麼這樣勉強人呢？你成了他們的所有物了不成？固然她們並沒有懷着惡意，但是

如何能有這樣強迫的行動呢？女教員除了你就沒有了？我不相信！她們未免太不懂事了！

你仍然決意要赴寧！我真不知南京與你有這般的因緣；似乎除了南京，別無可以求學的地方。東南大學的教授們，我是知道的，較之北大教授們，無論在思想上，學術上，都未免要遜色，——你以為他們是怎麼樣的了不得，那可真是錯誤了。我並不是因為要你到北京求學，才這般說東大不好，其實這是不可掩滅的事實。我也當過教授，教授們的本事，當然是瞞不了我的。

我最親愛的妹妹！你不要以為我妨害你求學！我想，倘若你在北京求學，能使愛情與求學兩得其便，豈不甚好？說起文學和社會學來，那我不是吹牛，大約很可以幫助你一下。你為什麼不願意我同你一塊兒研究呢？說到畢業不畢業一問題，我卻把此問題看得太輕了；況且在北京的學校就不允許你

畢業麼？或者你到南京另有什麼用意，不然，我倒勸你打消到南京求學的念頭。

妹妹！我因為愛你過甚，所以我不怕向你說直話。你大約不致於見怪我罷？你愛我，你對於我的誠意，我都十分的明白。我或者也料到你受家庭的壓迫，不能像我一樣，可以行動自由。我與你的關係，你父親知道麼？他反對？請你照實告訴我！我呢？我是一個很自由的人，誰個也不能干涉我。

你母親既然好了，你可以離開家了，我即請你到北京來。北京離開封不遠，你以後可以時常回家看母親，我決不反對。但是你一定不願意同我一塊兒住，而藉口於南京什麼教育，什麼未畢業可惜……老實說，我真不以為然呵！信陽的事情，我勸你絕對不要再幹了！長此下去，你將長此成爲一個機械的教書匠，並你的學問也決不會有什麼進步的。倘若你能來北京，我與你

住在一塊，一方面可以享受愛的樂趣，一方面也可以有互助的進步。倘若你願意同我走一條路，我一定盡力幫助你在文學上有所成就。倘若你研究什麼心理學，教育學，這是你的事情，你的志願，我也決無反對的道理。

我本預備跑到開封來，看看你及你的母親；但現因環境的限制，不能如願以償。今天我與兩個朋友幾幾乎吵起來了；因為我要請假，而他們不允許，說我一走，什麼事情都完了，不能進行；並拿大道理來壓我。妹妹！親愛的妹妹！請你原諒我的苦衷呵！我真不知道我怎麼辦是好……

我天天盼望你到北京來！我希望你能不辭而逃！一切用具衣裳……到京後不成問題，可以重新置齊。你到京後，頂好在奚女士家住，因為她的為人很忠實，並且她現在很寂寞，很希望你來做她的友伴。你到京後，即寫快信給我，我即搭車來北京，一切事俟見面時再討論。

張垣天氣不大熱，我現住的地方也很好，因此我很希望你能來玩一玩。
 妹妹親愛的妹妹！我現在的生命完全寄託在你身上，你對於我的關係是
 如何的偉大呵！

塞北情心切，
 河南想念深；
 關山恨遠隔，
 且向夢中尋。

你愛的俠哥。

七月十八日夜十二時。

三

我最親愛的瑜妹！

前信收到了麼？

我預料昨晚不得着你的信，今早一定可以得到你的信。但是現在還未得到你的信，未知是何原故。

自從與你見了面之後，我的心境更轉到愉快的方向。此生此世不願再

有別的希望，——你是我唯一的愛人，你是我司文藝的神女，你是我靈魂的寄託者！我的瑜妹！親愛的瑜妹！海可枯，石可爛，而我對於你的愛情永不消滅。妹妹！你相信我，你切不要對於我發生點兒疑慮。不錯，男子靠不住的居多數，但是，妹妹，我不是那樣的人呵！我敢說一句，我願永遠地愛你！

我現在精神很好，這大約是你的功勞，我不得不感謝你。從今後我更要

保護這區區一身的健康，以安慰你的注意，以愉快你的心境。昨天吃了一瓶啤酒，把頭弄昏了，過後我想起你來，我又後悔的不得了。你不是勸過我少喝酒麼？我忘了，該打該打！

你的肺病還未盡去，這是一件極危險的事情。肺病就怕過於勞苦，一定要長時期的休養才能好；因此，我總願意你今年休息一學期，明年再做進學校的打算。妹妹！身體不養好，什麼讀書，什麼做事，都是不能進行的呵！我的愛！你聽我的話罷！

張家口爲避暑的好地方。倘若母親來北京時，我想你可同她一陣來張家口，請她老人家休息一休息。你的意思如何？我想你應當允許我的請求。妹妹！你願意麼？

現在我要上課去了。再談！

與你接一個親密的吻。

請你每日寫信給我！

你愛的俠哥。

七月三十日於張垣。

三三三

親愛的瑜妹！

來信收到了。

旅館握別，你悵然若失，我亦黯然魂消。未見面時，天天想見面；誰知既見面時，又不能久聚。本來你可以同我一陣來張垣，然而你不願意，我當然沒有方法。

照我的意思，我倆當然可以即時同居。你要經過正式的儀式，我當然也

不好反對。母親來京時，請即時來信通知我。若她不能來時，我請你還是到張垣來避暑，休息一下。藉着休息的時期，你可以好好地看點書，可以與我研究點文學，三可以與我學點俄文，預備我們將來同陣到俄國去。同時，我也可以不感覺得個人的寂寞了。

你的肺病還未斷根，我以為最好把牠修養好。肺病最怕多勞心，多用力。今年你大可以休養一下，明年再做求學的打算。這是我的意思，當然不能硬強迫你服從，不過，妹妹，你要體諒我對於你的誠意！

請你莫要多念我！妹妹！我是不會辜負你對於我的愛情的，你可以千萬放心！

倘若你來張垣，或者也可以做點小事情。前天馮玉祥同我談話，他願意做點解放婦女的事情，但苦於無人材。我說，若令夫人願意做解放婦女的事

情，我或者可以找到一個人幫她一點忙，於是我就提到你了。當時他很高興。

——這不過向你報告一個消息，可以不必認之爲真。

妹妹！你的精神務必愉快！你想想，倘若你有什麼煩悶的事情，我能安心麼？我能不因之煩悶麼？親愛的妹妹！你體諒我呵！

我這一星期恐怕不能來北京。

與你接一個親蜜的熱吻！

你愛的俠哥。
三十日。

三四

親愛的瑜妹！

我現已平平安安地到了張垣，請勿念。

此次在北京住兩日，嘗盡痛苦與愛情之滋味。我生性本來強傲，不願受任何人的氣，但是，妹妹，爲着你，爲着體諒你爲着愛你，我不得不把我的脾氣忍下去，不得不把原有的主張犧牲一點。妹妹，我想你是明白這一點的。

你的母親不能了解我，這是當然的事情，這並不能怪她。不過我最奇怪的，她不能相信你，始終把你當成小孩子。以我的眼光看來，你算世界上最可相信的一個人了。

我本來是不問家事的人，而人們硬要問我的家事；我本來可以把家事丟開不問，而人們硬要把我與家庭聯在一起，這真是使我痛苦的地方。又或者我的思想太新了，我的心理已經與人們不同，但是，妹妹，這如何改得過來呢？

我幾次教你丟開我……我的妹妹！你知道這是如何地勉強？說這話時，我心裏是如何地痛苦？說這話時，我幾次要哭起來！倘若你丟開我，妹妹，我

此生將無任何的興趣了……

妹妹！你愛我的真切真教我說不出來我的感激！但願你始終保持這種對我的愛……

我呢？妹妹，我已向你說過了，你是我唯一的愛人，除你而外，我無任何的希望。即使你把我丟開了，我也再不會愛第二個人，我將過一生流浪的生活。但是，妹妹，我相信你對於我是極忠誠的，你決不會把我丟開……是不是呢？

現在我一切都依從你。

你母親去打聽我家內的狀況，我雖然以為可笑，但決不反對。若早日打聽清楚，我倆即可早日完成，倒是好事。但是，我已經向你說了，倘若中途有什麼危險，我可是負不了這種責任。今將我父親寫給我的信寄給你看，你就知道我所說的話真不真了。我以為她老人家頂好等平靜一點再去打聽，或

現在寫信到我家去問問也好。你以為如何？

我疲倦極了，再談罷。

你愛的俠哥。

八月三日夜四時。

三五

親愛的瑜妹！

我每逢煩惱的時候，一想起你來，就得了不可言喻的安慰。妹妹！你是我
司文藝的神女，你當然是我唯一的安慰者。

八月四日北京寄來的信，收到了。你永遠丟不開我，我此生更不能丟開
你。你是我靈魂的寄託，我諒你能永遠伴着我。

不怕困難纔是真愛情。我倆愛情非一般的可比，當然不因一點小挫折

即有所更變。妹妹！我相信你，我永遠地相信你！

我回張後寄給你的信，收到了麼！

一路平安？近來身體如何？我爲你珍重自己的身體，你也應當爲我珍

重你自己的身體呵！

事忙，再談！

你愛的俠哥。
八月六日。

三六

親愛的瑜妹！

從北京及八月七日從開封寄來的信，均收到了，請勿念。前寄至開封信一封及相片一張，你收到了沒有？

我前幾天因為騎馬，把人累病了，現在纔好。騎馬本是有趣的事情，但因為我的身體不大強健，致不能經受馬的顛跑，真是可惜。

妹妹！你愛我的程度，我知道十分透徹。你沒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你爲着我跑到北京來，並把年老的母親也弄得奔波幾千里，你還有什麼對不起我的地方？親愛的妹妹，你對我沒什麼錯處，就是有錯處，我也能原諒你，請你相信我啊！

愛情愈經痛苦愈堅固，或者我們現在因愛情所受的痛苦，更能使我們將來的愛情不致於有什麼波折。海可枯，石可爛，我們的愛情永遠不能滅，妹妹呀！我們以此爲信條罷！

我很願意同你擁抱着一塊兒跳到長江的波浪裏，大海的狂濤裏——我倆永遠地，永遠地相偎，相抱，相聚，相戀以終古！但是，妹妹，我決不願與你一塊

跳到那沙土混濁的黃河裏——那黃河混濁不是我倆鴛鴦的葬身處。妹妹！你說我的意思對不對呢？

我現在很願意知道你母親和父親對於我倆的事情做什麼打算；你到南京去麼；我倆的事情你是否完全依着父母的主張；倘若你父母不願意，你將如何對付；——這些事情，請你莫要含糊地告訴我。我的家庭簡直不成問題，我久已向你說過，我已經是一個實際上脫離家庭的一個人，家庭對於我可以說無點兒權威了。不錯，家庭不願意我在外邊結婚，與他們用媳婦抱孫子有妨礙，但是，這對於我有什麼影響呢？

我很能相信你能始終堅持愛我的態度，決不致於為環境所轉移！我呢？你大約也可以相信我，相信我不致於如一般薄倖的男子！

與你接一個親蜜的吻！

你愛的俠哥。
八月十一日。

三七

瑜妹如握：

讀八月十日由開封寄來之快信，悲喜交集：吾妹爲愛我故，而被受許多之謠言與痛苦，實令我深感不安！吾妹雖被受許多之謠言與痛苦，而仍不減對我之愛情，斯誠令我愉快已極，而感激無盡也。

北京會晤，暢叙數年相思之情懷，更固結精神之愛戀，誠爲此生中之快事。孰知風波易起，謠言紛來，致吾妹感受無名之痛苦，捫心自問，我實負其咎。斯時我身在塞北，恨不能卽生雙翼，飛至吾妹前，請吾妹恕宥我之罪過，而我給吾妹以精神上之安慰。

惟我對吾妹有不能已於言者。社會黑暗，習俗害人，到處均是風波，無地不有荆棘，吾儕若無反抗之大胆及直撓不屈之精神，則將不能行動一步，只隨流逐浪爲被征服者可矣。數千年男女之習慣及觀念，野蠻無理已極，言之令人可笑而可恨。中國人本非無愛情者，惟愛情多半爲禮教所侵蝕，致禮教爲愛情之霸主。噫！犧牲多矣！今者，吾儕既明愛情之真義，覩破禮教之無人性，則宜行所欲爲，不必再顧忌一般之習俗。若一方顧忌習俗，一方又講戀愛，則精神苦矣。父母固爲愛子女者，然禮教之權威能使父母犧牲其自身子女而不顧，戕殺其子女而不惜；子女若欲作禮教之馴徒，則只有犧牲愛情之一途。吾妹若真健者，請千萬勿爲一般無稽謠言及父母指責所痛苦，置之不問可耳。我深不忍吾妹因我而受痛苦！吾妹若愛我，則斬金截鐵愛我可耳，遑問其他。若真因我而受痛苦，而又不能脫去此痛苦，則請吾妹將我……

吾妹之受痛苦皆爲我故，斯誠爲我最傷心之事！我將何以安慰吾妹耶？近來每一想及我倆身事，輒唏噓而不知所措。我本一飄泊詩人，久置家庭於不顧；然吾妹奈何？人生有何趣味？戀愛亦有人從中干涉，所謂個人自由，所謂人權云乎哉？噫！今之社會，今之人類！

人！吾妹！我永遠不甘屈服於環境！我將永遠爲一反抗，爲一讚誦革命之詩人！

珍重！珍重！

三八

親愛的瑜妹！

俠哥。

八月十三日晚十時。

接到你自開封十二日來的一封信，我真不知我發生了什麼樣的感覺。妹妹！你現在的心境居然到了如此的地步，這如何使我不安呵！親愛的妹妹！我對不起你！你爲着我，受父母的指責及人們的毀謗——這都是我的罪過，請你原諒我。我再也沒料到你現在陷到如此的狀況。妹妹！我用什麼方法來安慰你呢……

我現在沒有什麼話說。我只請你注重你自己的身體！倘若你有什麼好歹，你教我怎麼辦呢？我也只有……

親愛的妹妹！我哀求你莫要胡思亂想！莫要糟蹋身體！莫要忘記我爲着你不安……

無論人家怎麼說是非，妹妹呀！我始終愛你！
親愛的妹妹！我哀求你保重身體！

你愛的俠哥。
八月十七日。

三九

親愛的瑜妹：

你八月二十四日寄給我的信，由張垣轉來，我收到了。我到京後共寄兩封信給你，你收到了麼？我很奇怪，為什麼你老說好久未接着我的信？當我還未離張垣時，我還記得，也曾寄了幾封信給你，難道你都沒收到麼？

妹妹！你又病了？你為什麼這樣子多病？你說頭暈，頭暈多半由於憂慮，你為什麼要這麼憂慮呢？請你聽我的話，莫要因為小事就憂慮起來，而把自己身體弄得不康健！

我怎能忍心不寫信給你？無論在何種狀況之下，我都不能把你一刻兒

忘却。我既然認定你是我的安慰者，難道我能把自己的安慰者拋却嗎？我親愛的妹妹！請你放寬心！

我現決定在北京再住一月，或者這半年就完全在北京住下。等住了一個月再看，倘若上海大學還要請我去的時候，那我一定還到上海去。我現住在公寓裏，一個人實覺無聊，有愛人而不能在一塊兒住，這種滋味實在不好嘗。妹妹！你現在能到北京來麼？倘若你能來北京，那我真要歡喜跳躍了！東大現弄得不成樣子，二女師又不必再幹下去，請你還是來北京好。

你母親又病了？這又是你的累！我的家中情形，她已進行調查了沒有？我真不願意長此耽擱下去。我想你的身體這麼不康健，倘若我倆早日結婚，或者要好起來，因為這於生理精神兩方面都有很大的關係。我很希望我倆早一點在一塊兒同居，免得兩地不安的麻煩！

我總覺着你做事太多顧忌了，多顧忌這也是使你的精神不暢快的原因。
妹妹！你說是不是呢？

我現住在北京達教胡同文華公寓二十一號。請你快寫信給我！
祝你康健並愉快！

你愛的俠哥。
九月二號

四〇

夜坐無聊，明月在窗外窺笑，神思爲之惘然。
倘卿在身旁，蜜吻偎倚，當不
至令嫦娥笑我爲孤寂人也。

快信收到否？

俠僧。
九月四日夜

創作的小說

四版	雪 夜	汪敬熙著 二角五分
七版	少年飄泊者	蔣光赤著 三角
四版	致死者	顧維祺著 三角
再版	翠英及其夫的故事	汪靜之著 五角
三版	小 雪	超 超 著 四角五分
再版	犧牲者	戈魯陽著 六角
四版	鴨綠江上	蔣光赤著 六角五分
初版	失 蹤	楊邨人著 三角五分
再版	轉 變	洪靈菲著 六角
再版	義 塚	錢杏邨著 四角五分
四版	名家小說	軍行 應選 一元二角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Chen

中華民國十六年十一月出版
中華民國十八年八月五版

紀念碑

每冊定價大洋五角五分

著者

宋若
蔣光慈
瑜

發行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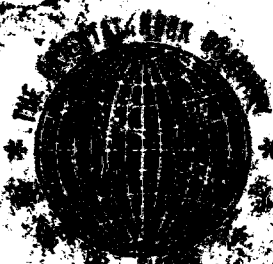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大書店

此書
有權
作印
翻究
必究

THE
RIGHT
TO
LIFE



3.8